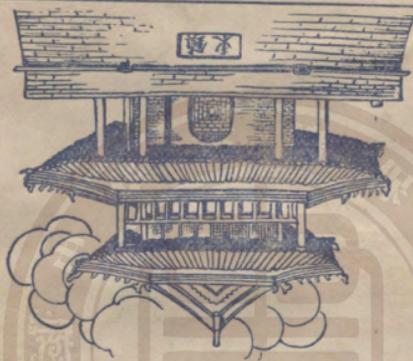




10191

天津特別市市立第二圖書館 29-6.1.0000



10111  
市立第二圖書館  
天津圖書館  
特別  
河北密立

明臣奏議卷首

聖諭

乾隆四十六年十月二十七日奉



編次進呈其中危言讜論關係前代得失者固可援爲法戒因思勝國去今尤近三百年中據臣傑士風節偉著者實不乏人跡其其陳治亂疏批讜言亦不亞漢唐宋元諸臣而奏疏未有事本使當年繩愆糾繆忠君愛國之忱後世無由想見誠闕

時政者亦不可以人廢言至神宗以後諸臣奏疏內有因遼瀋用兵涉及本朝之處彼時主闇政昏太阿倒置閹人竊柄權倖滿朝以致舉錯失當賞罰不明其君縱旒於上置國是若罔聞

明臣奏議

宋之首

一

遂至流寇四起兵潰餉絕種種批政指不勝數若楊漣左光斗熊廷弼諸人或折衝疆場或正色立朝俱能慷慨建議剴切敷陳設明之君果能採而用之猶不致敗亡若是之急其事距今百十餘年殷鑒不遠尤當引爲炯戒則諸人奏疏不可不亟爲輯錄也除明史本傳外所有入四庫全書諸人文集均當廣爲蒐採哀集成編卽有違礙字句祇須畧爲節潤仍將全文錄入不可刪改此事關明季之所以亡與我朝之所以興敬怠之分天人之際不可不深思遠慮觸目警心著派諸皇子同總師傅蔡新等爲總裁其皇孫皇曾孫之師傅翰林等卽著爲纂修校錄陸績進呈候朕親裁書成後卽交武英殿刊刻仍抄入四庫全書將此旨冠於簡端所有前次紀昀等選出神宗以後各奏疏卽著歸入此書按其朝代一體編纂特諭欽此

跋

三代之世君明臣良一堂咨傲舜察邇言禹拜昌言所以親  
陸平章治臻於變後世不少英君諳辟然從諫則安弗諫則  
危軌迹昭然千載不易則奏議之流傳詎可少哉明代張天  
如嘗哀集周秦以至宋元奏議三百二十卷各分門類不厭  
詳蹟使當時貞臣碩士風猷節概炳然如新而國家治忽善  
敗於以考見誠哉得失之林法戒之助而明代缺焉我

高宗純皇帝聖明天縱治邁隆古深念有明一朝不乏名言讜論  
其君懷而不能用以致敗亡誠哉聽言納諫爲國計民生所  
繫非可忽也爰命儒臣採取明代實錄旁及名人文集擇其  
指陳得失有裨實用者集爲明臣奏議誠以殷鑒夏周鑒殷  
去古未遠其鑒尤切也惟書藏金匱草野末由誦觀雖有好

明臣奏議

卷之首 跋

二

名川又

古之士徒付歎想而已壬午秋自湖湘告歸探掇明史暨文  
集雜著按其時代敬爲編輯庶一代忠言至論與光景常新  
其間觸諱批鱗忘身殉國者亦不至與草木同腐於以感發  
人心激揚頑懦非淺鮮也然進言雖竭乎臣心而聽言則操  
乎人主使爲之君者果能昭德塞違清心寡欲則取人以身  
物莫能蔽開中正之路杜邪枉之門豈非千載明良之運而  
惜其不易覲也嘗綜明代人君論之太祖太宗開國規模遠  
軼前代而太祖尊禮儒臣商確治道一時英賢共襄化理嗚  
呼盛矣仁宣致治謹守家法天順僭亂奄豎弄權泰運戕否  
幾釀禍端其時諫草猶稀迄乎嘉靖脩元奸人竊柄神廟靜  
攝礦稅紛拏剝喪元良士氣消沮下逮天啟童蒙政出阿保  
思陵刻深果於誅戮譬之枯株日事仆伐有不亂亡未之有

也獨此忠義之氣漸於二百餘年者深雖廷杖竄斥百折不  
挫愴愴爲國之心披露指陳淋漓痛切若有血腥縷縷照耀  
楮墨間嗚呼一代之亡而不與俱亡者豈非人才之盛因奏  
議而彰耶我

高宗純皇帝以大公無私之心採錄褒嘉深加憫恤誠以天下之  
忠一也於以教千古爲人臣者知所法而共勵靖共各効臣  
節於風俗人心亦豈小補哉余小子不文曾官史署編錄之  
餘謹拜首稽首以跋於後未知編摩一得之愚其有小補於  
治化否耶時

光緒十六年歲在庚寅閏二月中浣前史官臣孫桐生謹跋

明臣奏議

卷之首跋

三

凡例

一諫官因事設詞批政愈多則言者愈多其指陳亦愈切明自洪武以至宏治尙可蒙業而安諫書尙稀至正德之遊巡荒鴛嘉靖之脩元任奸神宗礦稅剝民天啟奄人竊柄爾時諸臣犯顏直諫於辨別賢奸指陳利害言之詳切均可垂爲龜鑑千秋後猶有生氣至熹廟國勢屢危而忠蓋不貳之臣如劉宗周黃道周皆學本聖賢才優經濟封疆宣力則有孫承宗盧象昇孫傳庭袁崇煥皆力捍危疆乃心王室卒以信任奸回忠謀抵牾屠身膏原對死殉疆場以明作有爲之君有其臣而不能用良可悼歎宏光建國已屬難支而史可法鞠躬盡瘁身殉孤城結三百年養士之局可謂盛矣循覽遺編殊令人流連唱歎於不置也

明臣奏議

卷之首

凡例

四

一前明張天如編集歷代名臣奏議三百二十卷各分子目計五十餘種以爲太繁茲編僅就明一朝按時代序列其中以明史爲綱而以諸家文集佐之雖未克備攬其全而一代典章文物具在於是觀者可以得其大凡矣

一明史本傳載諸人奏章多摘錄要語末錄全文蓋脩史之體不得不剪裁繁冗以歸簡要至諸人文集中竟有繁複冗長不能備錄者不揣樛昧畧爲節刪俾與摘採列傳中文字相配非敢逞臆割裂著述有體闕者諒之

一明代奏疏之例最寬不必言官卽庶寮士民下逮僧道婦女均得以疏達御前茲編擇其有關係者著於編不以人微而沒之亦古者與人爲善之意也

明臣奏議卷之一

綿州 孫桐生 小峯甫編輯  
受業 林懋森 仲升甫校刊

目錄

卷之一 洪武 建文 永樂 宣德 正統 景泰 天順

定取天下大計書

葉克

言九事疏

馮聖

天變言事疏

曾秉正

應星變求直言疏

葉伯巨

訟李善長寃疏

王國用

諫求曉歷數疏

周敬心

陳時政疏

解縉

明臣奏議

卷之首 目錄

上燕王書

高巍

言六事疏

孔友諒

應詔求直言疏

鄒緝

言八事疏

范濟

諫征麓川疏

劉球

雷震奉天殿應詔陳言疏

前名

言十事疏

劉定之

陳失政疏

華敏

議和虜疏

于謙

陳時政疏

鍾同

陳修德弭災疏

章綸

請朝上皇疏

廖莊

禦戎疏

李賢

卷之一 成化

宏治 正德

論李賢不宜起復疏

羅倫

議行武舉疏

劉大夏

銓選議

邱濬

訟陳選寃疏

張璵

時政議

蔡清

應詔陳言疏

李俊

論用人行政疏

鄒智

星變陳言疏

前名

陳三事疏

張元禎

崇化論

徐禎卿

明臣奏議

卷之首 目錄

二

請御經筵疏

楊守陳

上封事

李文祥

諫征安南疏

唐胄

論知人安民疏

李承勛

修邊疏

楊一清

馬政疏

前名

辨明寃獄疏

徐珪

諫武宗疏

劉健

會計足國裕民疏

韓文

劾劉瑾八虎疏

前名

劾劉瑾八虎疏

楊守隨

劾劉瑾疏

蔣欽

諫親征疏

舒芬

請留劉健謝遷疏

呂翀

諫宴游怠政疏

陸崑

諫乘輿出關疏

張欽

直諫疏

石天柱

請出孕婦疏

前名

諫盤游刺血疏

前名

陳時弊疏

羅儵

節冗費疏

戴冠

請斥罷番僧疏

李中

救胡世甯疏

徐文華

諫納馬姬疏

前名

明臣奏議

卷之首

目錄

三

文川

直諫疏

王思

論治盜疏

胡世甯

守令定例疏

前名

議邊軍入衛疏

李東陽

請補救前政疏

齊之鸞

諫止南巡疏

黃輩

卷之三

宏治 正德

陳言邊務疏

王守仁

以下

乞宥言官去權姦以彰盛德疏

諫迎佛疏

議夾勦方畧疏

攻治盜賊二策疏

申明賞罰以勵人心疏

添設平和縣治疏

換勅謝恩疏

橫水桶岡捷音疏

立崇義縣治疏

辭免升蔭以原職致仕疏

飛報甯王謀反疏

奏聞宸濠偽造檄榜疏

克復江西省城捷音疏

諫止親征疏

擒獲宸濠捷音疏

卷之四 嘉靖

明臣奏議

卷之首 目錄

四

王守仁 以下

辭封爵普恩賞以彰國典疏

再辭封爵疏

乞恩表揚先德疏

辨誅道奸正大法以清朝列疏

辭免重任乞恩養病疏

辭巡撫兼任舉能自代疏

赴任謝恩遂陳膚見疏

處置平復地方以圖久安疏

地方緊急用人疏

地方急缺官員疏

邊方缺官薦才贊理疏

乞恩回籍養病疏

諫易置大帥疏

王邦瑞

議大禮疏

楊廷和

諫立興獻帝后廟疏

蔣冕

論失政疏

毛紀

論大禮疏

石珪

大禮議

毛澄

論火災疏

程啟范

久雨疏

鄧繼曾

論當用大臣擬旨疏

前名

大禮議

汪俊

大禮議

吳一鵬

明臣奏議

卷之首

目錄

五

大禮議疏

何孟春

爲人後辨疏

薛蕙

論時政疏

張翀

上言災異疏

前名

陳時政疏

秦金

論濫予蔭襲疏

許相卿

議大禮疏

方獻夫

大禮議

席書

大禮疏

黃宗明

大禮議疏

霍翰

再疏

前名

辨明王守仁功罪疏

前名

辨忠讒以定國是疏

陸澄

明軍功以勵忠勤疏

黃綰

論王邦奇疏

安磐

請卹錄議禮諸臣疏

李儼

論張璉桂萼疏

解一貫

陳時政疏

楊言

論建世室疏

前名

爲楊廷和辨冤疏

前名

應詔陳十漸疏

余珊

備虜

王世貞

邊防

前名

破虜復套策

霍文玉

明臣奏議

卷之首

目錄

六

卷之六

嘉靖

隆慶

論李福達獄疏

唐樞

論李鑑獄疏

杜鸞

論張桂疏

陸燾

論張桂疏

邵經邦

論君德疏

劉安

言時務疏

趙時春

諫祈嗣疏

石金

論用人不當疏

楊一名

劾張孚敬等疏

馮恩

請代父死疏

馮行可

陳三事疏

劉世龍

極諫妄言符瑞疏

楊爵

救楊爵疏

浦鉞

論救楊爵疏

周天佐

劾嚴嵩等疏

周怡

劾嚴嵩疏

沈鍊

劾嚴嵩等疏

謝瑜

再劾郭勛疏

前名

劾嚴嵩疏

徐學詩

劾嚴嵩疏

王宗茂

劾嚴効忠冒功疏

周冕

劾嚴嵩疏

趙錦

諫開馬市疏

楊繼盛

明臣奏議

卷之首

目錄

七

劾陳嚴嵩十罪五姦疏

前名

劾嚴嵩疏

張紳

劾嚴嵩疏

吳時來

劾嚴嵩疏

董傳策

劾嚴世蕃疏

鄒應龍

劾嚴世蕃疏

林潤

邊防修守疏

翁萬達

駁復河套疏

前名

議復河套疏

曾銑

請經畧潮河居庸等關隘疏

范鎰

沿河制倭疏

鄭曉

上邊務十二事疏

胡松

釐冗費疏

劉體乾

諫採珠寶疏

詹仰庇

諫待中宮疏

前名

請重庫帑疏

前名

請臣下盡言疏

海瑞

太原荒旱疏

王宗沐

請復海運疏

前名

論徵收丁糧疏

葛守禮

請練兵疏

譚綸

薊鎮練兵疏

戚繼光

陳時政疏

駱問禮

陳時弊疏

鄭履純

明臣奏議

卷之首

目錄

八

專責言官疏

汪文輝

論時政疏

劉奮庸

上理財疏

靳學顏

建議通漕疏

劉應節

核兵省餉疏

前名

卷之七 萬曆

陳用人職掌疏

孫鑑

備虜

馬馴

實邊論

許國

請親禮儒臣疏

祝萃

劾張居正疏

劉臺

言三事疏

傅應禎

劾張居正疏

王用汲

乞究朋殺正士疏

前名

諫張居正奪情疏

艾穆  
沈思孝

論奪情疏

吳中行

論奪情疏

趙用賢

論奪情疏

鄒元標

陳五事疏

孟一脈

陳八弊疏

邴樞

諫內操疏

董基

陳十蠹疏

余懋學

陳時弊疏

周宏禴

諫久不視朝疏

盧洪春

明臣奏議

卷之首

目錄

九

諫塞言路疏

李應檜

劾申時行疏

蔡時鼎

星變陳言疏

萬國欽

諫三王並封疏

湯顯祖

論相疏

顧憲成

論建儲疏

錢一本

諫三王並封疏

前名

爲趙南星訟冤疏

于孔兼  
陳泰來

論申時行疏

陳泰來

論國本疏

羅大紘

上四箴疏

孟養浩

劾于仁

劾于仁

劾申時行疏

劉應秋

請豫教太子疏

王家屏

奏辨沽名疏

前名

卷之八 萬曆 天啟

諫逐言官疏

馬經綸

論貶言官疏

林熙春等

論天變疏

劉綱

陳時政缺失疏

于玉立

劾王錫爵疏

遂中立

論國本疏

朱維京

論用人疏

安希范

論國本疏

王如堅

明臣奏議

卷之旨

目錄

十

籌邊務疏

李化龍

格心疏

張養蒙

陳天下安危疏

呂坤

請冊立疏

朱國祚

諫礦稅疏

李三才

備陳民間疾苦亟圖拯救疏

馮琦

請停礦稅疏

馮琦等

陳礦稅六害疏 再疏三疏附

田大益

請罷礦稅疏

趙世卿

論大同互市疏

王崇古

上邊務情形疏

方逢時

諫內操疏

張學顏

水利議

徐貞明

班軍議

前名

潞水客談

前名

劾趙志臯等疏

楊恂

論沈一貫疏

姜士昌

陳時弊疏

熊明遇

論梃擊疏

何士晉

論梃擊疏

陸大受

籌邊議

張庭

陳時事疏

王德完

陳言官積弊疏

李朴

論王錫爵疏

高攀龍

明臣奏議

卷之首

目錄

士

劾方從哲疏

前名

論梃擊疏

張問達

紅丸案議

前名

卷之九

萬曆

天啟

巡按遼東申明款議疏

熊廷弼

以下

催勘疆疏

留鎮撫疏

宣諭遼東再請勅書關防疏

報河東諸城潰陷疏

赴邊陲辭疏

鐵嶺潰陷疏

申明邊兵情由及區處大畧疏

敬陳戰守大畧疏

新兵全伍脫逃疏

嚴急招尤疏

乞恩慰勞官軍疏

因論乞罷疏

後經畧遼東辨出關疏

畏流言請逮疏

請發從前疏揭質對疏

卷之十 崇禎

停徵修城積穀疏

虛象昇 以下同

募軍開屯疏

借本屯田鼓鑄修城疏

明臣奏議

卷之首

目錄

三

立寨併村清野設伏增兵籌餉疏

辭總理五省軍務疏

勦寇第五要策疏

勦蕩三大機宜疏

經理屯田種馬疏

用人修具飭法治兵疏

議防勦機宜疏

乞撫馭滇兵疏

再陳撫馭滇兵事宜疏

請帑濟軍疏

卷之十一 天啟 崇禎

論紅丸疏

孫慎行

論移宮疏

左光斗

折邪議疏

李希孔

折黃克纘請寬盜寶諸奄疏

焦源溥

上兵餉疏

解學龍

請築甯遠城疏

孫承宗

言兵事疏

前名

陳守禦策疏

前名

上勤政講學疏

文震孟

上復讐疏

王之宥

陳時政疏

滿朝薦

論紅丸疏

韓爌

乞休疏

前名

明臣奏議

卷之首

目錄

三

訟熊廷弼冤疏

前名

訟熊廷弼冤疏

江秉謙

論遼事疏

前名

劾張鶴鳴疏

前名

劾魏奄二十四罪疏

楊漣

劾魏奄疏

魏大中

再劾魏奄疏

周宗建

劾魏奄疏

黃尊素

論萬燦冤死疏

前名

劾魏奄疏

蔡毅中

論庶政怠弛疏

李應昇

劾魏奄疏

前名

劾魏奄疏

萬燦

論遼東經撫去留疏

侯震暘

再論王化貞疏

前名

劾客氏魏奄疏

王允成

劾魏奄疏

劉宗周

上陳時弊疏

前名

省刑獄疏

前名

祈天永命說

前名

陳人才兵食疏

前名

痛憤時艱疏

前名

劾溫體仁疏

前名

陳時政疏

前名

明臣奏議

卷之首

目錄

古

劾馬士英疏

前名

臨去上疏

前名

辨東林非黨疏

倪元璐

劾楊維垣疏

前名

請燬三朝要典疏

前名

陳時政疏

黃道周

再疏

前名

劾楊嗣昌疏

前名

權國計疏

畢自嚴

卷之十二 崇禎 宏光 附婦女奏疏三道

論用人疏

金聲

陳時弊疏

魏呈潤

言邊事疏

吳執御

陳三大可惜四大可憂疏

華允誠

劾周延儒疏

傅朝佑

劾溫體仁六大罪疏

前名

論持法過嚴疏 再三疏附

湯開遠

劾溫體仁疏

黃紹燕

論輔臣疏

詹爾選

經理貴州疏

朱燮元

論楊嗣昌疏

王鼐承

論楊嗣昌奪情疏

劉同升

劾楊嗣昌疏

趙士春

奏方畧疏

袁崇煥

明臣奏議

卷之首 目錄

五

初乞終制疏 再三疏附

前名

遵旨回任疏

前名

謝守城賞功疏

前名

錦州報捷疏

前名

奏軍機 又面奏軍情

前名

面數毛文龍罪狀

前名

白寃疏

程本直

白寃疏

錢家修

論勤賊事宜疏

艾萬年

論時政疏

張國維

弭災振荒疏

左懋第

又陳災荒情形疏

前名

奉使辭朝疏

前名

論時政疏

熊汝霖

言時政疏

袁繼咸

中興事宜疏

陳潛夫

陳時事疏

萬元吉

請頒討賊詔書疏

史可法

答攝政王書

附攝政王原書

前名

乞休疏

姜曰廣

請討賊疏

章正宸

論廠衛緝事之弊疏

祁彪佳

附婦女奏疏三道

辨冤疏

李玉英

明臣奏議

卷之首

目錄

十六

代死救夫疏

李妙緣

代夫受刑疏

周氏

明臣奏議卷之一

綿州 孫桐生 小峯甫編輯

受業 林懋森 仲升甫校刊

葉 兌甯海布衣

定取天下大計書 吳元年

愚聞取天下者必有一定之規模韓信初見高祖畫楚漢成敗孔  
明臥草廬與先主論三分形勢者是也今之規模宜北絕李察罕  
南併張九四撫溫台取閩越定都建康拓地江廣進則越兩淮以  
北征退則畫長江而自守夫金陵古稱龍蟠虎踞帝王之都藉其  
兵力資財以攻則克以守則固百察罕能如吾何哉江之所備莫  
急上流今義師已克江州足蔽全吳見自滁和至廣陵皆吳所有  
匪直守江兼可守淮矣張氏傾覆可坐而待淮東諸郡亦將來歸  
北畧中原李氏可併也今聞察罕妄自尊大致書明公如曹操之  
明臣奏議

卷之一

吳元年

一

小。川

招孫權竊以元運將終人心不屬而察罕欲效操所爲事勢不侔  
宜如魯肅計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此其大綱也至其日有三  
張九四之地南包杭紹北跨通泰而以平江爲巢穴今欲攻之莫  
若聲言掩取杭紹湖秀而大兵直擣平江城固難以驟拔則以鎖  
城法困之於城外矢石不到之地別築長圍分命將卒四面立營  
屯田固守斷其出入之路分兵畧定屬邑收其稅糧以贍軍中彼  
坐守空城安得不困平江既下巢穴已傾杭越必歸餘郡解體此  
上計也張氏重鎮在紹興紹興懸隔江海所以數攻而不克者以  
彼糧道在三江斗門也若一軍攻平江斷其糧道一軍攻杭州絕  
其援兵紹興必拔所攻在蘇杭所取在紹興所謂多方以誤之者  
也紹興旣拔杭城勢孤湖秀風靡然後進取平江犁其心腹江北  
餘孽隨而瓦解此次計也方國珍狼子野心不可馴狎往年大兵

取婺州彼卽奉書納款後遣夏煜陳顯道招諭彼復狐疑不從顧遣使從海道報元謂江東委之納款誘令張景齋詔而來且遣韓叔義爲說客欲說明公奉詔彼旣降我而反欲招我降元其反覆狡獪如是宜興師問罪然彼以水爲命一聞兵至挈家航海中原步騎無如之何夫上兵攻心彼言杭越一平卽當納土不過欲款我師耳攻之之術宜限以日期責其歸順彼自方國璋之沒自知兵不可用又叔義還稱義師之盛氣已先挫今因陳顯道以自通正可脇之而從也事宜速不宜緩宣諭之後更置官吏拘集舟艦潛收其兵權以消未然之變三郡可不勞而定福建本浙江一道兵脆城陋兩浙旣平必圖歸附下之一辯士力耳如復稽遲則大兵自溫處入奇兵自海道入福州必不支福州下旁郡迎刃解矣威聲已震然後進取兩廣猶反掌也

明臣奏議

卷之一

吳元年

二

一曰養聖躬請清心省事不與細務以爲民社之福二曰擇老成諸王年方壯盛左右輔導願擇取老成之臣出爲王官使得直言正色以圖匡救三曰攘要荒請務農講武屯戍邊圉以備不虞四曰勵有司請得廉正有守之士任以方面旌別屬吏其實以聞而黜陟之使人勇於自治五曰褒祀典請敕有司採歷代忠烈諸臣追加封諡俾末俗有所興勸六曰省宦寺晨夕密邇其言易入養成禍患而不自知請裁去冗員可杜異日陵替之弊七曰易邊將假以兵柄久在邊圉多致縱佚請時遷歲調不使久居其任不惟保全勳臣實可防將驕卒惰內輕外重之漸八曰訪吏治廉幹之才或爲上官所忌僚吏所嫉上不加察非激勸之道請廣布耳目訪察廉貪以明黜陟九曰增關防諸司以帖委胥吏俾督所部輒

明臣奏議

卷之一

洪武

三

川川

加箠楚害及於民請增置勸官以付諸司聽其填寫差遣事訖繳報庶所可不輕發以病民而庶務亦不致曠廢

古之聖君不以天無災異爲喜惟以祇懼天譴爲心陛下聖文神武統一天下天之付與可謂盛矣兵動二十餘年始得休息天之心於太平亦已久矣民之思治亦切矣創業與守成之政大抵不同開創之初則行富國強兵之術用趨事赴功之人大統既立邦勢已固則普天之下水土所生人力所成皆邦家倉庫之積乳哺之童垂白之叟皆邦家休養之人不患不富庶惟保成業於永久爲難耳於此之時當盡革向之所爲何者足應天心何者足慰民望感應之理其效甚速

明臣奏議

卷之一

洪武九年

四

臣觀當今之事太過者三分封太侈也用刑太繁也求治太速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上下等差各有定分所以強幹弱枝遏亂源而崇治本耳今裂土分封使諸王各有分地蓋徵宋元孤立宗室不競之弊而秦晉燕齊梁楚吳蜀諸國無不連邑數十城郭官室亞於天子之都優之以甲兵衛士之盛臣恐數世之後尾大不掉然後削其地而奪之權則必生觖望甚者緣間而起防之無及矣議者曰諸王皆天子骨肉分地雖廣立法雖侈豈有抗衡之理臣竊以爲不然何不觀於漢晉之事乎孝景高帝之孫也七國諸王皆景帝之同祖父兄弟子孫也一削其地則遽構兵西向晉之諸王皆武帝親子孫也易世之後迭相攻伐遂成劉石之患由此言之分封踰制禍患立生援古証今昭昭然矣此臣所以

明臣奏議

卷之一

洪武九年

五

爲太過者也昔賈誼勸漢文帝盡分諸國之地空置之以待諸王子孫向使文帝早從誼言則必無七國之禍願及諸王未之國之先節其都邑之制減其衛兵限其疆理亦以待封諸王之子孫此制一定然後諸王有賢且才者入爲輔相其餘世爲藩屏與國同休割一時之恩制萬世之利消天變而安社稷莫先於此臣又觀歷代開國之君未有不以任德結民心以任刑失民心者國祚長短悉由於此古者之斷死刑也天子撤樂減膳誠以天生斯民立之司牧固欲其並生非欲其卽死不幸有不率教者入於其中則不得已而投之以刑耳議者曰宋元中葉專事姑息賞罰無章以致亡滅主上痛懲其弊故制不宥之刑權神變之法使人知懼而莫測其端也臣又以爲不然開基之主垂範百世一動一靜必使子孫有所持守况刑者民之司命可不愼歟夫笞杖徒流死今之

五刑也用此五刑既無假貸一出乎大公至正可也而用刑之際多裁自聖衷遂使治獄之吏務趨求意見深刻者多功平反者得罪欲求治獄之平豈易得哉近者特旨雜犯死罪免死充軍又刪定舊律諸則減宥有差矣然未聞有戒敕治獄者務從平恕之條是以法司猶循故例雖聞寬宥之名未見寬宥之實所謂實者誠在至上不在臣下也故必有罪疑惟輕之意而後好生之德洽於民心此非可以淺淺期也何以明其然也古之爲士者以登任爲榮以罷職爲辱今之爲士者以溷跡無聞爲福以受玷不錄爲幸以屯田工役爲必獲之罪以鞭笞捶楚爲尋常之辱其始也朝廷取天下之士網羅摭摭務無餘逸有司散道上道如捕重囚比到京師而除官多以貌選所學或非其所用所用或非其所學洎乎居官一有差跌苟免誅戮則必在屯田工役之科率是爲常不少

### 明臣奏議

#### 卷之一

洪武九年

六

顧惜此豈陛下所樂爲哉誠欲人之懼而不敢犯也竊見數年以來誅殺不可謂不少矣而犯者相踵良由激勸不明善惡無別議賢讖能之法既廢人不自勵而爲善者怠也有人於此廉如夷齊智如良平少戾於法上將錄長棄短而用之乎將舍其所長苛其所短而置之法乎苟取其長而舍其短則中庸之材爭自奮於廉智倘苛其短而棄其長則爲善之人皆曰某廉若是某智若是朝廷不少貸之吾屬何所容其身乎致使朝不謀夕棄其廉恥或事掎克以備屯田工役之資者率皆是也若是非用刑之煩者乎漢嘗徙大族於山陵矣未聞實之以罪人也今鳳陽皇陵所在龍興之地而率以罪人居之怨嗟愁苦之聲充斥園邑殆非所以恭承宗廟意也且夫強敵在前則揚精鼓銳攻之必克擒之必獲可也今賊突竄山谷以計求之庶或可得顧勞重兵彼方驚散入不可

蹤跡之地捕之數年既無其方而乃歸咎於新附戶籍之細民而遷徙之騷動數千里之地室家不得休居雞犬不得寗息况新附之眾向者流移他所朝廷許其復業今附籍矣而又復遷徙是法不信於民也夫戶口盛而田野闢賦稅增今責守令年增戶口正爲是也近者已納稅糧之家雖承旨分釋還家而其心猶不自安已起戶口雖蒙憐恤而猶見留開封祇候詭言驚動不知所出况太原諸郡外界邊境民心如此甚非安邊之計也臣願自今朝廷宜存大體赦小過明詔天下修舉入議之法嚴禁深刻之吏斷獄平允者超遷之殘酷哀歛者罷黜之鳳陽屯田之制見在居屯者聽其耕種起科已起戶口見留開封者悉放復業如此則足以隆好生之德樹國祚長久之福而兆民自安天變自消矣昔者周自文武至於成康而教化大行漢自高帝至於文景而始稱富庶蓋

明臣奏議

卷之一

洪武九年

七

十一

天下之治亂氣化之轉移人心之趨向非一朝一夕故也今國家紀元九年於茲偃兵息民天下大定紀綱大正法令修明可謂治矣而陛下切切以民俗澆漓人不知懼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故或朝信而暮猜者有之昨日所進今日被戮者有之乃至令下而尋改已赦而復收天下臣民莫之適從臣愚謂天下之趨於治猶堅冰之泮也冰之泮非太陽所能驟致陽氣發生土脈微動然後得以融釋聖人之治天下亦猶是也刑以威之禮以導之漸民以仁摩民以義而後其化熙熙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非空言也求治之道莫先於正風俗正風俗之道莫先於守令知所務使守令知所務莫先於風憲知所重使風憲知所重莫先於朝廷知所尚古郡守縣令以正率下以善導民使化成俗美征賦期會獄訟簿書固其末也今之守令以戶口錢糧獄訟爲急務至

於農桑學校王政之本乃視爲虛文而置之將何以教養斯民哉  
以農桑言之方春州縣下一白帖里甲同申文狀而已守令未嘗  
親視種藝次第旱澇戒備之道也以學校言之廩膳諸生國家資  
之以取人才之地也今四方師生缺員甚多縱使具員守令亦鮮  
有以禮讓之實作其成器者朝廷切切於社學履行取勘師生姓  
名所習課業乃今社鎮城郭或但置立門牌遠村僻處則又徒存  
其名守令不過具文案備照刷而已上官分部按臨亦但循習故  
常依紙上照刷未嘗巡行點視也興廢之實上下視爲虛文小民  
不知孝弟忠信爲何物而禮義廉恥掃地矣風紀之司所以代朝  
廷宣導德化訪察善惡聽訟讞獄其一事耳今專以獄訟爲要忠  
臣孝子義夫節婦視爲末節而不暇舉所謂宣導風化者在哉  
其始但知以去一賊更決一獄訟爲治而不知勸民成俗使民遷

### 明臣奏議

#### 卷之一

洪武九年

#### 八

善遠罪乃治之大者此守令風憲未審輕重之失也王制論鄉秀  
士升於司徒曰選士司徒論其秀士而升於太學曰俊士大樂正  
又論造士之秀升之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定然後官之  
任官然後爵之其考之之詳若此故成周得人爲盛今使天下諸  
生考於禮部升於太學歷練眾職任之以事可以洗歷代選舉之  
陋上法成周然而升於大學者或未數月遽選入官間或委以民  
社臣恐其人未諳時務未熟朝廷禮法不能宣導德化上乖國政  
而下困黎民也開國以來選舉秀才不爲不多所任名位不爲不  
重自今數之在者有幾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昔年所舉  
之人豈不深可痛惜乎凡此皆臣所爲求治太速之過也昔者宋  
有天下蓋三百餘年其始以禮義教其民當其盛時閭閻巷里皆  
有忠厚之風至於恥言人之過失泊乎末年忠臣義士視死如歸

婦人女子羞被污辱此皆教化之效也元之有國其本不立犯禮  
義之分壞廉恥之防不數十年棄城降敵者不可勝數雖老儒碩  
臣甘心屈辱此禮義廉恥不振之弊遺風流俗至今未革深可怪  
也臣謂莫若敦仁義尚廉恥守令則責其以農桑學校爲急如此  
則德澤下流求治之道庶幾得矣郡邑諸生升於太學者須令在  
學肄業或三年或五年精通一經兼習一藝然後入選或宿衛或  
辦事以觀公卿大夫之能而後任之以政則其學識兼懋庶無敗  
事且使知祿位皆天之祿位而可以塞覬覦之心也治道旣得陛  
下端拱穆清待以歲月則陰陽調而風雨時諸福吉祥莫不畢至  
尙何天變之不消哉

明臣奏議

卷之一

洪武九年

九

1188

善長與陛下同心出萬死以取天下勳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  
尚公主親戚拜官人臣之分極矣藉令欲自圖不軌尚未可知而  
今謂其欲佐胡惟庸者則大謬不然人情愛其子必甚於兄弟之  
子安言萬全之富貴者必不僥倖萬一之富貴善長與惟庸猶子  
之親耳於陛下則親子女也使善長佐惟庸成不過勳臣第一而  
已矣太師國公封王而已矣尚主納妃而已矣寧復有加於今日  
且善長豈不知天下之不可侍取當元之季欲爲此者何限莫不  
身爲齏粉覆宗絕祀能保首領者幾何人哉善長胡乃身見之而  
以衰倦之年身蹈之也凡爲此者必有深讐激變大不得已父子  
之間或至相挾以求脫禍今善長之子祺備陛下骨肉親無纖芥  
嫌何苦而忽爲此若謂天象告變大臣當災殺之以應天象則尤  
明臣奏議

卷之一

洪武廿四年

十

不可臣恐天下聞之謂功如善長且如此四方因之解體也今善  
長已死言之無益所願陛下作戒將來耳

臣聞國祚長短在德厚薄不在歷數三代尙矣三代而下最久莫如漢唐宋最短莫如秦隋五代其久也以有道其短也以無道陛下膺天眷命救亂誅暴然神武威斷則有餘寬大忠厚則不足陛下若效兩漢之寬大唐宋之忠厚講三代所以有道之長則帝王之祚可傳萬世何必問諸小道之人耶臣又聞陛下連年遠征北出沙漠爲恥不得傳國璽耳昔楚平王時琢卞和之玉至秦始皇名爲璽歷代遞嬗以訖後唐治亂興廢皆不在此石敬瑭亂潞王攜以自焚則秦璽固已毀矣敬瑭入洛更以玉製晉亡入遼遼亡遺於桑乾河元世祖時漁者得之令元人所挾石氏璽耳昔者三代不知有璽仁爲之璽故曰聖人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陛下奈何忽天下之大璽而求漢唐宋之小璽也方今力役過煩賦斂過厚教化溥而民不悅法度嚴而民不從昔汲黯言於武帝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效唐虞之治乎方今征伐不休營造無極如之何其可治也臣又見洪武四年錄天下官吏十三年連坐胡黨十九年逮官吏積年爲民害者二十三年罪妄言者大戮官民不分臧否其中豈無忠臣烈士善人君子於茲見陛下之薄德而任刑矣水旱連年夫豈無故哉

明臣奏議

卷之一

洪武廿五年

十一

XXXX

臣聞令數改則民疑刑太繁則民玩國初至今將二十載無幾時不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嘗聞陛下震怒鋤根剪蔓誅其姦逆矣未聞褒一大善賞延於世復及其鄉終始如一者也臣見陛下好觀說苑韻府雜書與所謂道德經心經者臣竊謂甚非所宜也說苑出於劉向多戰國縱橫之論韻府出元之陰氏抄輯穢蕪畧無可採陛下若喜其便於檢閱則願集一二志士儒英臣請得執筆隨其後上泝唐虞夏商周孔下及關閩濂洛根實精明隨事類別勒成一經上接經史豈非太平制作之一端哉後世六經殘缺禮記出於漢儒踏駁尤甚宜及時刪訂申命審樂之儒大備百王之典作樂書一經以惠萬世定祀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臯陶伊尹太周公稷契夷益傳說箕子於太學孔子則自天子

明臣奏議

卷之一

洪武廿一年

三

101

達於庶人通祀以爲先師而以顏曾子思孟子配自閔子以下各祭於其鄉魯之闕里仍建叔梁紇廟贈以王爵以顏路曾皙孔鯉配一洗歷代之因仍肇啟天朝之文獻豈不盛哉若夫祀天宜復掃地之規尊祖宜備七廟之制奉天不宜爲筵宴之所文淵未備大館閣之隆太常非俗樂之可肆官妓非人道之所爲禁絕倡優易置寺闈執戟陞墀皆爲吉士虎賁趣馬悉用俊良除山澤之禁稅蠲務鎮之征商木輅朴居而土木之工勿起布墾荒田而四裔之地勿貪釋老之壯者驅之俾復於人倫經咒之妄者火之俾絕其欺誑絕鬼巫破淫祀省冗官減細縣痛懲法外之威刑永革京城之工役流十年而聽復杖八十以無加婦女非帷簿不修毋令逮繫大臣有過惡當誅不宜加辱治厯明時授民作事但申播植之宜何用建除之謬所宜著者日月之行星辰之次仰觀俯察事

合逆順七政之齊正此類也近年以來臺綱不肅以刑名體重爲能事以問囚多寡爲勳勞甚非所以勵清要長風采也御史糾彈皆承密旨每聞上有赦宥則必故爲執持意謂如此則上恩愈重此皆小人趨媚效勞之細術陛下何不肝膽而鏡照之哉陛下進人不擇賢否授職不量輕重監生進士經明行修而多屈於下僚孝廉人材寘蹈瞽趨而或布於朝省椎埋鬻悍之夫闖茸下愚之輩朝捐刀鉞暮擁冠裳左棄筐篋右縮組符是故賢者羞爲之等列庸人悉習其風氣以貪婪苟免爲得計以廉潔受刑爲飾辭出於吏部者無賢否之分入於刑部者無枉直之判天下皆謂陛下任喜怒爲生殺而不知皆臣下之乏忠良也古者善惡鄉鄰必記今雖有申明旌善之舉而無黨庠鄉學之規互知之法雖嚴訓告之方未備臣欲求古人治家之禮睦鄰之法若古藍田呂氏之鄉

### 明臣奏議

#### 卷之一

洪武廿一年

三

約今義門鄭氏之家範布之天下世臣大族率先以勸旌之復之爲民表帥將見作新於變至於比屋可封不難矣陛下天資至高合於道徵神怪妄誕臣知陛下洞矚之矣然猶不免神道設教者臣謂不必然也一統之輿圖已定矣一時之人心已服矣一切之姦雄已懾矣天無變災民無患害聖躬康寧聖子聖孫繼繼繩繩所謂得眞符者矣何必興師以取寶爲名論眾以神仙爲徵應也哉臣觀地有盛衰物有盈虛而商稅之征率皆定額是使其或盈也姦黠得以侵欺其歛也良善困於補納夏稅一也而茶椒有糧菓絲有稅既稅於所產之地又稅於所過之津何其奪民之利至於如此之密也且多貧下之家不免拋荒之咎今日之土地無前日之生植而今日之徵聚有前日之稅糧或賣產以供稅產去而稅存或賠辦以當役役重而民困土田之高下不均起科之輕重

無別膏腴而稅反輕瘠鹵而稅反重欲拯困而革其弊莫若行授田均田之法兼行常平義倉之舉積之以漸至有九年之食無難者臣聞仲尼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近世狃於晏安墮名城銷鋒鏑禁兵諱武以爲太平一旦有不測之虞連城望風而靡及今宜敕有司整葺寬之以歲月守之以里胥額設弓手兼教民兵開武田貢土有莊義田有族皆宜興復而廣益之夫罪人不孥罰弗及嗣連坐起於秦法孥戮本於僞書今之爲善者妻子未必蒙榮有過者里胥必陷其罪况律以人倫爲重而有給配婦女之條聽之於不義則又何取夫節義哉此風化之所由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尚書侍郎內侍也而以加於六卿郎中員外內職也而以名於六屬御史詞臣所以居寵臺閣郡守縣令不應迴避鄉邦同明臣奏議

卷之一

洪武廿一年

丙

四

寅協恭相倡以禮而今內外百司捶楚屬官甚於奴隸是使柔懦之徒蕩無廉恥進退奔趨肌膚不保甚非所以長孝行勵節義也臣以爲自今非犯罪惡解官笞杖之刑勿用催科督厲小有過差蒲鞭示辱亦足懲矣臣但知罄竭愚衷急於陳獻畧無次序惟陛下幸垂鑒焉

太祖上賓天子嗣位布維新之政天下愛戴皆曰內有聖明外有  
藩翰成康之治再見於今矣不謂大王顯與朝廷絕張三軍抗六  
師臣不知大王何意也今在朝諸臣文者智轅武者勇奮執言仗  
義以順討逆勝敗之機明於指掌皆云大王藉口誅左班文臣實  
則吳王濞故智其心路人所知魏竊恐奸雄無賴乘隙奮擊萬  
一有失大王得罪先帝矣今大王據北平取密雲下永平襲雄縣  
掩眞定雖易若建瓴然自兵興以來業經數月尙不能出叢爾一  
隅地且大王所統將士計不過三十萬以一國有限之眾應天下  
之師亦易罷矣大王與天子義則君臣親則骨肉尙在離間况三  
十萬異姓之士能保其同心協力效死於殿下乎每念至此未  
始不爲大王灑泣流涕也願大王信巍言上表讓帥再修親好朝  
明臣奏議

卷之一

建文元年

表

八十三

廷鑒大王無他必蒙寬宥太祖在天之靈亦安矣倘執迷不悟舍  
千乘之尊捐一國之富恃小勝忘大義以寡抗眾爲僥倖不可成  
之悖事魏不知大王所稅駕也况大喪未終毒興師旅其與秦伯  
夷齊求仁讓國之義不大逕庭乎雖大王有肅清朝廷之心天下  
不無篡奪嫡統之議卽幸而不敗謂大王何如人巍白髮書生蟬  
蛸微命性不畏死洪武十七年蒙太祖高皇帝旌臣孝行巍竊自  
負旣爲孝子當爲忠臣死忠六孝魏至願也如蒙賜死獲見太祖  
在天之靈亦可以無愧矣

此書

信

守令親民之官古者不拘資格必得其人不限歲月使盡其力今居職者多不知撫字之方而廉幹得民心者又遷調不常差遣不一或因小事連累朝夕營治往來道路日不暇給乞敕吏部擇才望素優及久歷京官者任之諭戒上司毋擅差遣假以歲月責成治效至遠缺佐貳多經裁減獨員居職或遇事赴京多委雜職署事因循苟且政令無常民不知畏今後路遠之缺常留一正員任事不得擅離庶法有常守二曰科舉所以求賢必名實相副非徒誇多而已今秋闈取士動一二百人弊旣多端僥倖得半會試下第十常八九其登第者實行或乖請於開科之歲詳核諸生行履孝弟忠信學業優贖者乃許入試庶浮薄不致濫收而國家得真才之用三曰祿以養廉祿入過薄則生事不給國朝制祿之典視明臣奏議

卷之一

永樂十六年

六

前代爲薄今京官及方面官稍增俸祿其餘大小官自折鈔外月不過米二石不足食數人仰事俯育與道路往來費安所取資貪者放利行私廉者終寔莫訴請敕戶部勘實天下糧儲以歲支之餘量增官俸仍令內外風憲官採訪廉潔之吏重加旌賞則廉者知勸貪者知戒四曰古者賦役量土宜驗丁口不責所無不盡所有今自常賦外復有私採買辦諸事自朝廷視之不過令有司支官錢平買而無賴之輩關通吏胥壟斷貨物巧立辨驗折耗之名科取數倍姦弊百端乞盡停採買減諸不急務則國賦有常民無科擾

陛下肇建北京焦勞聖慮幾二十年工大費繁調度甚廣冗官蠶食耗費國儲工作之夫動以百萬終歲供役不得躬親田畝以事力作猶且征求無藝至伐桑棗以供薪剝桑皮以爲楮加之官吏橫征日甚一日如前歲買辦顏料本非土產動科千百民相率歛鈔購之他所大青一斤價至萬六千貫及進納又多留難往復展轉當須二萬貫鈔而不足供一柱之用其後既遣官采之產所而買辦猶未止蓋緣工匠多派牟利而不顧民艱至此夫京師天下根本人民安則京師安京師安則國本固而天下安自營建以來工匠小人假託威勢驅迫移徙號令方施廬舍已壞孤兒寡婦哭泣叫號倉皇暴露莫知所適遷移甫定又復驅令他徙至有三四徙不得息者及其既去而所空之地經月逾時工猶未及此陛下明臣奏議

卷之一

永樂十九年

七

101

所不知而人民疾怨者也貪官汙吏徧布內外剝削及於骨髓朝廷每遣一人卽是其人養活之計虐取苛求初無限量有司承奉惟恐不及間有廉彊自守不事干媚者輒肆讒毀動得罪譴無以自明是以使者所至有司公行貨賂剝下媚上有同交易夫小民所積幾何而內外上下誅求如此今山東河南山西陝西水旱相仍民至剝樹皮掘草根以食老幼流移顛踣道路賣妻鬻子以求苟活而京師聚集僧道萬餘人日耗廩米百餘石此奪民食以養無用也至報効軍士朝廷厚與糧賜及使就役仍驕傲橫恣閑遊往來此皆奸詭之人懼還原伍假此規避非真有報効之心也朝廷歲令天下織錦鑄錢遣內官買馬外蕃所出常數千萬而所取曾不能一二馬至雖多類皆驚下責民牧養騷擾甚及至死傷輒令賠補馬戶貧困更鬻妻子此尤害之大者漠北降人賜居室

盛供帳意欲招其同類也不知來者皆懷窺覘非真遠慕王化甘去鄉土宜於來朝之後遣歸本國不必留爲後日子孫患至宮觀禱祠之事有國者所當深戒古人有言淫祀無福况事無益以害有益蠹財妄費者乎凡此數事皆下失民心上違天意怨讟之興實由於此夫奉天殿者所以朝羣臣發號令古所謂明堂也而災首及焉非常之變也非省躬責己大布恩澤改革政化疏滌天下窮困之人不能回上天譴怒前有監生員以單丁告乞侍親因而獲罪遣戍者此實有虧治體近者大赦法司執滯常條當赦者尙復拘繫竝乞重加湔洗蠲除租賦一切勿征有司百官全其廩祿拔簡賢才申行薦舉官吏貪贓蠹政者覈其罪而罷黜之則人心歡悅和氣可臻所以保安宗社爲國家千萬年無窮之基莫有大於此者矣且國家所恃以久長者惟天命人心而天命常視人明臣奏議

卷之一

永樂十九年

式

川上文

心爲去留今天意如此不宜勞民當還都南京奉謁陵廟告以災變之故保養聖躬休息於無爲毋聽小人之言復有所興作以誤陛下於後也

其一曰楮幣之法昉於漢唐元造元統交鈔後又造中統鈔久而  
物重鈔輕公私俱敝乃造至元鈔與中統鈔兼行子母相權漸陳  
通用又令民間以昏鈔赴平準庫中統鈔五貫得換至元鈔一貫  
又其法日造萬錠共計官吏俸稍內府供用若干天下正稅雜課  
若干歛發有方周流不滯以故久而通行太祖皇帝造大明寶鈔  
以鈔一貫當白金一兩民歡趨之迄今五十餘年其法稍弊亦由  
物重鈔輕所致願陛下因時變通重造寶鈔一準洪武初制使新  
舊兼行取元時所造之數而增損之審國家度支之數而權衡之  
俾鈔少而物多鈔重而物輕嚴偽造之條開倒換之法推陳出新  
無耗無阻則鈔法流通永永無弊其二曰備邊之道守險爲要若  
朔州大同開平宣府大寧乃京師之藩垣邊徼之門戶土可耕城  
明臣奏議

卷之一

宣德元年

九

上〇〇〇〇

可守宜盛兵防禦廣開屯田修治城堡謹烽火明斥堠勿貪小利  
毋輕遠求堅壁清野使無所得俟其憊而擊之得利則止毋窮追  
深入此守邊大要也其三曰兵不在多在於堪戰比者多發爲事  
官吏人民充軍塞上非白面書生則老弱病廢遇有征行有力者  
得免貧弱者備數器械不完糗糧不具望風股栗安能效死今選  
其壯勇勤加訓練餘但令乘城擊柝趨走牙門庶幾各得其用其  
四曰民病莫甚於勾軍衛所差官至六七員百戶差軍旗亦二三  
人皆有力交結及畏避征調之徒重賄得遣既至州縣擅作威福  
迫脅里甲恣爲姦私無丁之家誅求不已有丁之戶詐稱死亡託  
故留滯久而不還及還則以所得財物徧賄官吏朦朧具覆究其  
所取之丁十不得一欲軍無缺伍難矣自今軍士有故令各衛報  
都督府及兵部府部牒布政按察司令府州縣準籍貫姓名勾取

送衛則差人騷擾之弊自絕其五曰洪武中令軍士七分屯田二分守城最爲善策比者調度日繁興造日廣虛有屯種之名田多荒蕪兼養馬採草伐薪燒炭雜役旁午兵力焉得不疲農業焉得不廢願敕邊將課卒墾荒限以頃畝官給牛種稽其勤惰明賞罰以示勸懲則塞下田可盡墾轉餉益紓諸邊富實計無便於此者其六曰學校者風化之源人材所自出貴明體適用非徒較文藝而已也洪武中妙選師儒教養甚備人材彬彬可觀邇來士習委靡立志不宏執節不固平居無剛方正大之氣安望其立朝爲名公卿哉宜選良士爲郡縣學官擇民間子弟性行端謹者爲生徒訓以經史勉以節行俟其有成貢於國學磨礪砥礪使其氣充志定卓然成材然後舉而用之以任天下國家事無難矣其七曰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漢高祖解平城之圍未聞蕭曹勸以

明臣奏議

卷之一

宣德元年

三

復讐唐太宗禦突厥於便橋未聞房杜勸以報怨古英君良相不欲疲民力以誇武功計慮遠矣洪武初年嘗赫然命將欲清沙漠旣以餽運不繼旋卽頒師遂撤東勝衛於大同塞山西陽武谷口選將練兵扼險以待內修政教外嚴邊備廣屯田興學校罪貪吏徙頑民不數年間柔兎只巴獻女白顏帖木兒乃兒不花等相繼擒獲納哈出亦降此專務內治不勤遠畧之明效也伏望遠鑒漢唐近法太祖毋以窮兵黷武爲快毋以犁庭掃穴爲功棄捐不毛之地休養冠帶之民俾竭力於田桑盡心於庠序邊塞絕傷痕之苦閭里絕呻吟之聲將無倖功士無夭閑違人自服荒外自歸國祚靈長於萬年矣其八曰官不在眾在乎得人國家承大亂後因時損益以府爲州以州爲縣繼又裁併小縣之糧不及俸者量民數以設官民多者縣設丞簿少者知縣典史而已其時官無廢事

民不愁勞今藩臬二司及府州縣官視洪武中再倍政愈不理民愈不宜姦弊叢生詐僞滋起甚有官不能聽斷吏不諳文移乃容留書寫之人在官影射賄賂公行獄訟淹滯皆官冗吏濫所致也望斷自宸衷凡內外官吏竝依洪武中員額冗濫者悉汰則天工無曠庶績咸熙而天下大治矣

明臣奏議

卷之一

宣德元年

三

一

帝王之馭四裔必宥其小而防其大所以適緩急之宜爲天下久安計也周伐崇不克退修德教以待其降至於玃狁則命南仲城朔方以備之漢征南越不利卽罷兵賜書通好至於匈奴雖已和親猶募民徙居塞下入粟實邊復命魏尙守雲中拒之今麓川殘寇思任發素本羈屬以邊將失馭致動大兵雖渠魁未殲亦多戮羣醜爲誅爲舍無闕輕重墜書原其罪覺使得自新甚盛德也邊將不達聖意復議大舉欲屯十二萬眾於雲南以趣其降不降則攻之不慮王師不可輕出蠻性不可驟馴地險不可用眾客兵不可久淹况南方水旱相仍軍民交困若復動眾紛擾爲憂臣竊謂宜緩天誅如周漢之於崇越也至於瓦剌終爲邊患及其未卽騷動正宜以時防禦廼欲移甘肅守將以事南征卒然有警何以爲明臣奏議

卷之一

正統六年

三

禦臣竊以爲宜慎防邊如周漢之於玃狁匈奴也伏望陛下罷大舉之議推選智謀將帥輔以才識大臣量調官軍分屯金齒諸要害結木邦諸蠻以爲援乘間進攻因便撫諭寇自可服至於西北障塞當敕邊臣巡視濬築溝垣增繕城堡勤訓練嚴守望以防不虞有備無患之道也

雷震奉天殿應詔陳言疏

正統八年

侍講

劉球安福

古聖王不作無益故心正而天下歸之臣願皇上勤御經筵數進儒臣講求至道務使學問功至理欲判然則聖心正而天下自順夫政由己出則權不下移太祖太宗日視三朝時召大臣於便殿裁決庶政權歸總於上皇上臨御九年事體日熟願守二聖成規復親決故事使權歸於一古之擇大臣者必詢諸左右大夫國人及其有犯雖至大辟亦不加刑第賜之死今用大臣未嘗皆出公論及有小失輒極桎筮楚之然未幾時又復其職甚非所以待大臣也自今擇任大臣宜允愜眾論小犯則置之果不可容下法司定罪使自爲計勿輒繫庶不乖共天職之意今之太常卽古之秩宗必得清慎習禮之臣然後可交神明今卿貳皆缺宜選擇儒臣使領其職古者省方巡狩所以察吏得失問民疾苦兩漢唐宋盛

明臣奏議

卷之一

正統八年

三

時數遣使巡行郡縣洪永間亦嘗行之今久不舉故吏多貪虐民不聊生而軍衛尤甚宜擇公明廉幹之臣分行天下古人君不親刑獄必付理官蓋恐狗喜怒而有所輕重也邇法司所上獄多奉敕增減輕重民用多寃宜使各舉其職至進磚輸米諸例均非古法尤宜罷之春秋營築悉書戒勞民也京師興作五六年矣曰不煩民而勞軍軍獨非國家赤子乎况營作多寃宜罷工以蘇其力各處水旱有司既不拯救請減租稅或亦徒事虛文宜令戶部以時振濟量加減免使不致失業麓川連年用兵死者十七八軍貲爵賞不可勝計今又遣蔣貴遠征緬甸責獻思任發梟禽以歸不過梟諸通衢而已細將挾以爲功必求與木邦共分其地不與則致怒與之則兩蠻坐大是減一麓川生二麓川也設有蹉跎兵事無已臣見皇上每錄重囚多有令從軍仁心若此今欲生得一失

地之竄寇而驅數萬無罪之眾以就死地豈不有乖於好生之仁哉况思機發已嘗遣人來貢非無悔過乞免之意若勅緬斬任發首來獻仍敕思機發盡削四境之地分於各寨新附之蠻則一方可甯矣迤北貢使日增包藏禍心誠爲難測宜分遣給事御史閱視京邊官軍及時訓練勿使借工各廠服役私家公武舉之選以求良將定召募之法以求武勇廣屯田公鹽法以厚儲蓄庶武備無缺而外患有防

明臣奏議

卷之一

正統八年

一

自古如晉懷愍宋徽欽皆因邊塞外破藩鎮內潰救援不集馴致播遷未有若今日以天下之大數十萬之師奉上皇於漠北委以與寇者也晉宋遭禍亂棄故土偏安一隅尙能奮於旣衰以禦方張之敵未有若今日也先乘勝直抵都城以師武臣力之眾旣不能奮武以破賊又不能約和以迎駕聽其自來而自去者也國勢之弱雖非旦夕所能強豈可不思自強之術而力行之臣愚敢畧陳所見近日京軍之戰但知堅壁持重而不能用奇制勝至前敗而後不救左出而右不隨謂宜倣宋吳玠吳玠三疊陣法互相倚恃迭爲救護至鐵騎衝突必資刀斧以制之郭子儀破安祿山入萬騎用千人執長刀如牆而進韓世忠破兀朮拐子馬用五百人執長斧上搃人胸下斫馬足是刀斧揮霍便捷優於火鎗也紫荆明臣奏議

卷之一

正統十三年

五

1012

居庸二關名爲關塞實則坦途今宜增兵士繕亭障塞蹊隧陸則縱橫掘堑名曰地網水則潞泉令深名曰水櫃或多植榆柳以制奔突或多招鄉勇以助官軍此皆古所嘗爲已有明效往者奉使之臣充以驛人駟夫招釁啟戎職此之故今宜擇內蘊忠悃外工專對若陸賈富弼其人者使備正介之選庶不失辭辱國臣於上皇朝乞徙漠北降人知謀短淺未蒙採納比乘國覺奔歸故土竊掠幾甸者屢見告矣宜乘大兵聚集時遷之南方使與中國兵民相錯雜以牽制而變化之且可省俸給減漕輓其事甚便天下農出粟女出布以養兵也兵受粟於倉受布於庫以衛國也向者兵士受粟布於公門納月錢於私室於是手不習擊刺之法足不習進退之宜第轉貨爲商執技爲工而以工商所得補納月錢民之膏血兵之氣力皆變爲金銀以惠奸宄一旦率以臨敵如驅羊拒

狼幾何其不敗也今宜痛革其弊一新簡練之政將帥踵舊習者誅無赦如是而兵威不振者未之有也守令賸民猶將帥之剝兵也宜嚴糾考慎黜陟犯賊者舉主與其法然後貪墨者寡薦舉者慎民安而邦本固矣古取繪屠狗之夫俱足助成帝業今于謙楊善亦非出自將門然將能知將宜令各舉所知不限門閥公卿侍從亦令舉勇力知謀之士以備將材庶搜羅既廣禦侮有人昔者漢圖恢復所恃者諸葛亮南宋禦金所恃者張浚彼皆忠義夙著功業久立及街亭一戰亮辭丞相符離未捷浚解都督何則賞罰明則將士奮也昨德勝門下之戰未聞摧陷強寇但迭爲勝負互殺傷而已雖不足罰亦不足賞乃石亨則自伯進侯于謙則白二品遷一品天下未聞其功但見其賞豈不怠忠臣義士之心乎可令仍循舊秩勿躡新階他日勛名著而爵賞加正未爲晚夫旣與

明臣奏議

卷之一

正統十三年

奏

十一

不忍奪者姑息之政旣進不肯退者患失之心上不行姑息之政下不懷患失之心則治平可計口而望也向者御史建白欲令大臣入內議政疏寢不行夫人主當總攬威權親決機務政事早朝未決者日御便殿使大臣敷奏言官察其邪正而糾劾之史官直書簡冊以示勸懲此前代故事祖宗成法也願陛下遵而行之若僅封章入奏中旨外傳恐偏聽獨任致生奸亂欲治化之成難矣人主之德欲其明如日月以察直枉仁如天地以覆羣生勇如雷霆以收威柄故司馬光之告君以仁明武爲言卽中庸所謂知仁勇也知仁勇非學而能之哉夫經莫要於尙書春秋史莫正於通鑑綱目陛下留心垂覽其於君也旣知禹湯文武之所以興又知桀紂幽厲之所以替而趨避審矣於馭內臣也旣知有呂強張承業之忠又知有仇士良陳弘志之惡於馭廷臣也旣知有蕭曹房

杜之良又知有李林甫楊國忠之奸而用舍當矣如是則於知仁  
勇之德豈不大有助哉苟徒如嚮者誦述其善諱避其惡是猶恐  
道路之有陷窞閉目而過之其不至於冥行顛仆者幾何今天下  
雖遭大創尙如金甌之未缺誠能本聖學以見之政治臣見國勢  
可強讐恥可雪兄弟之恩可全祖宗之制可復亦何憚而不爲此

明巨妄議

卷之一

正統十三年

卷

一川と

近年以來內官袁琦唐受喜甯王振專權害政致國事傾危望陛下防微杜漸總攬權綱爲子孫萬世法不然恐禍稔蕭牆曹節矣  
覽之害復見於今日臣雖賤陋不勝痛哭流涕謹以虐軍害民十事爲陛下痛切言之內官家積金銀珠玉累室兼籬從何而至非內盜府藏則外腴民膏害一也怙勢矜寵占公侯邸舍興作工役勞擾軍民害二也家人內親皆市井無籍之子縱橫豪悍任意作奸納粟補官貴賤淆雜害三也建造佛寺耗費不貲營一己之私破萬家之產害四也廣置田莊不入賦稅寄戶郡縣不受征徭阡陌連亘而民無立錫害五也家人中鹽虛占引數轉而售人倍支鉅萬壞國家法豪奪商利害六也奏求場房邀接商旅倚勢賒買恃強不償行賈坐斲莫敢誰何害七也賣放軍匠名爲伴傭俾辦月錢致內府監局營作乏人工役煩作并力不足害八也家人賈置物料所司畏懼以一科十虧官損民害九也監作所至非法酷刑軍匠塗炭不勝怨酷害十也

明臣奏議

卷之一

景泰二年

奏

據鎮守大同叅將許貴奏要與賊講和暫示休兵俟人馬強壯密定討伐之計臣以賊首也先自逞梟獍之雄烏合犬羊之眾既侵犯邊境而拘留上皇復入寇京畿而震驚陵廟其爲警恨可庸勝言且以和議一事論之去年秋冬之間正虜勢方張之際朝廷亦嘗遣齋金繪往使虜廷賄賂纔入其穹廬虜騎已至於關口朝廷灼見虜情譎詐和不足恃以故絕使不通往還惟敕邊將大修武備以勵人心固守城池相機戰守今許貴又奏講和之說切惟今日之事理與勢皆不可和何者中國與寇有不共戴天之仇和則背君父而忘大義此理所不可和也又虜虜貪而多詐萬一和議旣行而彼有無厭之求非分之望從之則不可違之則速變此勢所不可和也苟以爲虜強難制姑從和以緩其兵臣等請質之前

明臣奏議

卷之一

景泰

三

代宋眞宗澶淵之役契丹之眾累被我兵摧阻旣盟之後朝廷尙歲輸銀絹及季世徽欽北狩中國名將如張韓劉岳之徒屢敗金師及奸臣秦檜一主和議朝廷旣割境土以與之又輸歲幣以賄之甚至降黜尊號含垢忍恥屈已從和卒至人心解體國勢陵夷無救於敗而後已援古証今和議之不足恃也明矣爲今之計莫若選將練兵養威蓄銳賊來侵則相機勦殺賊遠遁不貪利窮追萬一虜寇復有大舉入寇之謀則我兵操習有素加以將帥思奮臣等當盡死效力以圖勦滅以雪國恥必不出犬羊之下其或皇天厭亂黜虜自知數寇不利遣使入貢則量與賞賜遣回亦不拒絕若欲朝廷先遣使臣往彼通好則示彼以弱而啟其輕侮之心萬萬不可也

近得賊謀言也先使偵京師及臨清虛實期初秋大舉深入直下河南臣聞之不勝寒心而廟堂大臣皆恬不介意昔秦伐越諸侯自若孔子順獨憂之人皆以爲狂臣今者之言何以異此臣草茅時聞寺人構惡戕戮直臣劉球遂致廷臣箝口假使當時犯顏有人必能諫止上皇之行何至有蒙塵之禍陛下赫然中興鋤奸黨旌忠直命六師禦敵於郊不戰而三軍之氣自倍臣謂陛下方且鞭撻四裔坐致太平奈何邊氛甫息瘡痍未復而侈心遽生失天下望伏願取鑒前車厚自奮厲毋徇貨色毋甘嬉遊親庶政以總威權散倫理以厚風俗辨邪正以專委任嚴賞罰以彰善惡崇風憲以正紀綱去浮費罷冗員禁僧道之蠹民擇賢將以訓士然後親率羣臣謝過郊廟如成湯之六事自責唐太宗之十漸即改庶

明臣奏議

卷之一

景泰五年

三

幾天意可回國勢可振

請復儲疏

景泰五年

御史鍾同永豐

父有天下固當傳之於子乃者太子薨逝足知天命有在臣竊以爲上皇之子卽陛下之子沂王天資厚重足令宗社有託伏望擴天地之量散友于之仁鑄吉具儀建復儲位實祖宗無疆之休陛下命將帥各陳方畧經旬踰時互相委責及石亨擲溥有言又不過庸人孺子之計平時尙爾一旦有急將何策制之夫禦敵之方莫先用賢陛下求賢若渴而大臣之排抑尤甚所舉者率多親舊富厚之家卽長材屈抑孰肯爲言朝臣欺謾若此臣所以撫膺流涕爲今日妨賢病國者醜也

明臣奏議

卷之一

景泰五年

三

陳修德弭災疏

景泰五年

儀制章 綸樂清

內官不可干外政倭臣不可假事權後宮不可盛聲色凡陰盛之屬請悉禁罷孝弟者百行之本願退朝後朝謁兩宮皇太后修問安視膳之儀上皇君臨天下十有四年是天下之父也陛下親受冊封是上皇之臣也陛下與上皇雖殊形體實同一人伏讀奉迎還宮之詔曰禮惟加而無替義以卑而奉尊望陛下允蹈斯言或朔望或節且率羣臣朝見延和門以展友于之情實天下之至願也更請復注后於中宮正天下之母儀還沂王之儲位定天下之大本如此則和氣充溢災沴自弭

明臣奏議

卷之一

景泰五年

三

請朝上皇疏

景泰五年

大理  
少卿廖

莊吉水

臣曩在朝見上皇遣使冊封陛下每遇慶節必令羣臣朝謁東廡  
恩禮隆洽羣臣皆感歎謂上皇兄弟友愛如此今陛下奉天下以  
事上皇願時時朝見南宮或講明家法或商畧治道歲時令節俾  
羣臣朝見以慰上皇之心則祖宗在天之神安天地之心亦安矣  
太子者天下之本上皇之子陛下之猶子也宜令親儒臣習書策  
以待皇嗣之生使天下臣民曉然知陛下有公天下之心豈不美  
歟蓋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仁宗宣宗繼守成者此天下也  
上皇北征亦爲此天下也今陛下撫而有之宜念祖宗創業之艱  
難思所以係屬天下之心卽弭災召祥之道莫過於此

明臣奏議

卷之一

景泰五年

三

難思所以係屬天下之心卽弭災召祥之道莫過於此

上皇北征亦爲此天下也今陛下撫而有之宜念祖宗創業之艱

難思所以係屬天下之心卽弭災召祥之道莫過於此

太子者天下之本上皇之子陛下之猶子也宜令親儒臣習書策

以待皇嗣之生使天下臣民曉然知陛下有公天下之心豈不美

歟蓋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仁宗宣宗繼守成者此天下也

上皇北征亦爲此天下也今陛下撫而有之宜念祖宗創業之艱

難思所以係屬天下之心卽弭災召祥之道莫過於此

太子者天下之本上皇之子陛下之猶子也宜令親儒臣習書策

以待皇嗣之生使天下臣民曉然知陛下有公天下之心豈不美

戎狄所以輕中國者惟恃弓馬之強中國長策無他惟避其弓馬而已臣觀今日拒馬木止能拒馬不能避箭挨牌能避箭不能拒馬惟有戰車既能避箭又能拒馬蓋此車卽漢時衛青武剛車之類青擊匈奴深入虜地見單于兵陣必以武剛車自環爲營兵法謂是車有中有益爲先驅焉臣謂武剛車徒能避弓馬今戰車不但能避弓馬又有取勝之道火鎗是也論中國長技無出於火鎗前代未嘗有也近來不能以此取勝者非火鎗之過用者不得其法耳且使火鎗者須要遮避其身以壯其膽然後發而中不然則畏其箭來于足失措雖能發鎗不暇取中臣觀車制四圍箱板內藏其人下留銃眼上開小窗長一丈五尺高六尺五寸前後左右橫排鎗眼每車前後占地五步若用車一千輛一面二百五十輛

明臣奏議

卷之一

天順

言

約長四里四面共長十六餘里欲行則行欲止則止謂之有腳之城內藏軍馬糧草輜重以此禦敵使其馬不能衝陣箭不得傷人彼若近前火礮齊發奇兵繼出彼若遠避我勢自張我威益振况此時大同宣府遼東一帶軍民不敢出城耕作城外之地俱戎虜馳騁之所若邊城俱用此車遣將出師可以橫行於沙漠可以深入其巢穴不但用以退敵驅之出境而已

綿州 孫桐生 小峯甫編輯

受業 林懋森 仲升甫校刊

論李賢不宜起服疏 成化二年 翰林 倫 永豐 修撰羅 倫 永豐

臣聞朝廷援楊溥故事起復大學士李賢臣竊謂賢大臣起復大事綱常風化繫焉不可不慎曩陛下制策有曰朕夙夜拳拳欲正大綱舉萬目使人倫明於上風俗厚於下竊謂明人倫厚風俗莫先於孝在禮子有父母之喪君三年不呼其門子夏問三年之喪金革無避禮與孔子曰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陛下於賢以為金革之事起復之與則未之有也以大臣起復之與則禮所未見也夫為人君當舉先王之禮教其臣為人臣當守先王之禮事其君昔宋仁宗嘗起復富弼矣弼明臣奏議 卷之二 成化二年 一

辭曰不敢遵故事以遂前代之非但當據禮經以行今日之是仁宗卒從其請孝宗常起復劉珙矣珙辭曰身在草土之中國無門庭之寇難冒金革之名私竊利祿之實孝宗不抑其情此二君者未嘗以故事強其臣二臣者未嘗以故事徇其君故史冊書之為盛事士大夫傳之為美談無他君能教臣以孝臣有孝可移於君也自是而後無復禮義王黼史嵩之陳宜中賈似道之徒皆援故事起復然天下壞亂社稷傾危流禍當時遺譏後代無他君不教臣以孝臣無孝可移於君也陛下必欲賢身任天下之事則賢身不可留口實可言宜降溫詔俾如劉珙得以言事使賢於天下之事知必言言必盡陛下於賢之言聞必行行必力賢雖不起復猶起復也苟知之而不能盡言言之而不能力行賢雖起復無益也且陛下無謂廟堂無賢臣庶官無賢士君孟也臣水也水之方圓

孟實主之臣之直倭君實召之陛下誠於退朝之暇親直諒博洽之臣講聖學君德之要詢政事得失察民生利病訪人才賢否考古今盛衰舍獨信之偏見納逆耳之苦言則眾賢羣策畢萃於朝又何待違先王之禮經損大臣之名節然後天下可治哉臣伏見比年以來朝廷以奪情爲常典搢紳以起復爲美名食稱衣錦之徒接踵廟堂不知此人於天下之重何關耶且婦於舅姑喪亦三年孫於祖父母服則齊衰奪情於夫初無預其妻奪情於父初無干其子今或舍館如故妻孥不還乃號於天下曰本欲終喪朝命不許雖三尺童子臣知其不信也爲人父者所以望其子之報豈擬至於此哉爲人子者所以報其親之心豈忍至於此哉在己者不能直人忘親者不能忠君陛下何收於若人而起復之也今大臣起復羣臣不以爲非且從而贊之羣臣起復大臣不以爲非且明臣奏議

卷之二

成化二年

二

大明

從而成之上下成俗混然同流率天下之人爲無父之歸臣不忍聖明之朝致綱常之壞風俗之弊一至此極也願陛下斷自聖衷許賢歸家持服其他已起復者仍令奔喪未起復者悉許終制脫有金革之變亦從墨衰之權使任軍事於外盡心喪於內將朝廷端則天下一大臣法則羣臣效人倫由是明風俗由是厚矣

武舉之設將以延攬英雄廣儲將帥招徠韜晦之士收拾踴躍之才蓋以古今治天下之具惟文武之道天之生才以供世用惟文武二藝凡國家求相於文求將於武亦惟文武二科我朝設文舉足以備一代之彞典而其網羅之周自闕閎以及草澤不以遠而遺賤而棄故得人以備任使其用武臣也甄別軍功之大小以爲陞擢之階級內或陟督府之崇班外或膺邊方之重寄或處於方面之長貳或列於行伍之師帥世言簪纓家足餽廩獎勵武臣作興士氣意甚善矣但求止於武弁一途凡授鉞推轂非出於貴寵之子弟卽拔自行伍之粗材近歲有保舉將才之例又但據其見有官職之人其間往往徇名而不責實挽強引重者目爲勇敢談說縱橫者目爲謀畧及委以重兵臨以大敵債事者多而成功者

明臣奏議

卷之二

成化

三

少蓋由求將之意雖勞而選將之路太狹也宋臣范仲淹有言議者不知取將之無術但云當今之無將今日之弊殆亦坐此且天之賦人以才絀於文者或優於武亦不以遠而畱不以賤而限如穰苴生於寒微吳起困於羈旅樂毅出於疎賤黥布雜於輿臺衛青辱於人奴去病育於假子若當時非有知識之人爲之汲引豈能自致通顯建功於世而垂稱於後耶今四海之大生聚之繁豈無若斯者在於側陋之間夫武以用將爲先亦由文以求相爲先孫武曰將者人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司馬曰將不能設無以應猝昔唐知求將之爲重視進士科而增置武舉遂得郭子儀卒成再造之功宋知求將之爲重視制科而詳定武舉遂得十志甯令狐挺卒能料元昊之背叛破智高之猖獗蓋異人傑士感奮而與任氣挾術以赴功名之會此前代故事有足徵也宋臣蘇洵言

於仁宗曰文有制科武有武舉陛下欲得將相於此乎取之十人之中豈無一二此名儒格言爲足徵也茲者適當武舉再開之時臣等見得法制未備禮義未隆上未足以協旁求之心下不足以副登進之望宋臣富弼請置武舉嘗曰法度齷齪未能致特起之士臣等竊與之異世而同懷也葢事旣當重則品式宜加詳備恩禮宜從優厚今欲依倣唐宋故事參酌會殿二試事例少加益損每遇文舉鄉試之年亦將武舉預期行移兩京各省令其轉行曉諭如有究極韜畧精通武藝者或隱於山林或育於學校或羈於戎卒或係於任籍許赴官司投報試果可取者禮送兵部會萃數日請於次年四月開科初較騎射必發九矢中三矢以上爲合式二較其步射必發九矢中三矢以上者爲合式三試策二道論一道優者列職論官以示崇異其非全才黜之以俟後舉此制一定

明臣奏議

卷之二

成化

四

庶法式昭宣足以備彘憲禮遇崇重足以激人心凡海內智勇之士莫不仗劍而起各售其術期以效用於世是驅天下之英雄而入於吾之彀中陛下屈羣策而用之何愾之不可敵侮之不可禦雖鞭笞四夷伸威萬里將無不如吾意者又何假拊髀而嘆息借才於異代也哉

臣接天下之事其利害得失恆相半而朝廷所立之法亦然且如資格以用人說者謂此法既立之後庸碌者便於歷級而升不致沈廢挺特者脫穎而出遂至遠邇則是資格不可有也然未有此法之前選司注官有老於下位三十年出身不得祿者則又似資格不可無也然則資格用人其利害得失如何嗟夫天生斯民賢智者恆少而愚不肖者恆多天下之事鉅而重者又常不若細而輕者之爲眾也是故人君爲治用天下之人以理天下之事豈不欲人人皆用其賢且智也然人品有高下事體有大小官職有崇卑不可以一律齊也於其不可一律齊之中而設官以總持之使之各得其劑量焉如權衡之稱物尺度之度物輕重長短各適其可而不倚於一偏非得其人不可也然人常不得於是不得已而

明臣奏議

卷之二

成化

五

任之以法焉使朝廷常得人而任之則雖無法亦可也其如人之不常也何此古人用人貴於人法兼用也夫羣千百人之才品而決於一二人之耳目苟無簿籍之稽考法制之禁限資政之循歷而一一記憶之以揀選之吾恐其智有所不用力有所不逮日有所不給矣而况夫僞佞詐冒請託干求那移蒙蔽奸計百出者哉由是觀之人固不可任而法亦不可定守一定之法而任通變之人使其因資歷之所宜隨才器之所能而量加任使不廢資格亦不純用資格不用資格所以待非常之才任要重之職釐煩劇之務用資格所以待才器之小者任資歷之淺者釐職務之冗雜者其立爲法一定如此而又得公明之人以掌銓衡隨才授任因時制宜而調停消息於常調之中而有非常之調調雖若不常而實不出乎常調範圍之外人以漸而用出類之才則不以漸官以次

而升而切要之職則不以次非有大功德大才能及國家猝有非常之變決不拔卒爲將徒步而至卿相也我祖宗立法之善超越前代未嘗不用資格而有不用者焉雖若不分流品而實未嘗不分焉何則今制文職四品及在京堂上官在外方面五品以上官有缺員皆具名以聞自五品以下吏部始得銓注此所謂雖用資格而有不用者也自尙書侍郎以下惟才是用雖若不分流品然翰林院國子監非通經能文者不授之其於流品又未嘗不分焉臣僚之在任也則雖推舉不次用之既滿秩到部則必考其功績按常調以用焉祖宗良法美意有如此者此又萬世所當遵守而不可更革者也

明臣奏議

卷之二

成化

六

二八

臣聞口能鑠金毀足銷骨竊見故罪人陳選抱孤忠子處羣邪之中獨立眾憎之地太監韋眷通番敗露知縣高瑄按法持之選移文獎厲以激貪懦固賢監司事也都御史宋旻及同愛怯勢養奸致眷橫行胸臆穢巖清流勘官行頤指煨煉竟無左証臣本小吏註誤觸法被選罷黜實臣自取眷意臣憾選厚賂噉臣臣雖胥役敢昧素心眷知臣不可誘嫉行等逮臣致理拷掠彌月臣忍死籲天終無異口行等仍依傍眷語文致供詞劾選勘災不實擅便發倉曲庇屬官意圖報謝必如所云是毀共姜爲夏姬詬伯夷爲莊躡也頃年嶺外地震水溢漂民廬舍屬郡交牒報災老弱引領待哺而撫按藩臬若罔聞知選獨抱隱憂食不下咽謂展轉行勘則民命垂絕所以便宜議振志在救民非有他也選故剛正不堪屈明臣奏議

卷之二

成化二十一年

七

川一

辱憤漣旬日嬰疾而殞行幸其殞身阻其醫療詒命之日密走報眷小人佞毒一至於此臣擯黜罪人秉耒田野百無所圖誠痛忠良銜屈而爲聖朝累也

治病者必求其致病之由然後藥力之施得其因而病可起不然藥物千種所投泛漫無益於疾也近日彗星之異天道元遠固未可必知其果爲人間何事而見然以目前事計之或者夷虜之勢方張而無所以禦之之具無一可仗天意其爲此耶愚謂此病症也非病源也數十年來上下玩安忽危紀綱日以廢弛紀綱日廢則士風日弊士風日弊則民力日屈民力日屈則國勢之危隱然無形歲復一歲如種在地萌動有期雖使無邊場之警亦將有境內之憂故今日急務在朝廷紀綱其次在邊境紀綱既振朝廷既正疆場自固夷虜自服矣何謂紀綱不振姑以耳目所及者言之前歲清甯宮災皇上恭自修省又誠諭羣臣各陳時務得失於是兩京科道官請以皇上所得李廣所受朝士賄賂簿籍按行黜罰

明臣奏議

卷之二

成化

八

而用賢共理此固修省大節目也而中外臣僚徇情爲己曲相彌縫竟使皆得無恙縱以人眾爲疑亦當去其太甚奈何論所指曰某爲姦之首某爲佞之魁而乃晏然朝端至貶逐以應天變者僅言事御史胡獻一人耳卽此一事皇上所親目而切齒者臣下猶能巧計彌縫如此况其他可以游詞浪說眩惑於萬里之外者哉今日紀綱之廢弛一至於此士大夫風俗安得不壞乎故一波動萬波隨謂罪皆可以計免何用惴惴懷刑謂功皆可以倖得何必孜孜從事苟可以利其身赤子填委溝壑不暇恤也苟可以利其家君父大事所繫不暇顧也但非大姦大佞其實至愚至癡士風如此民力之屈尙忍言哉今士民貧者無立錫地而宦官廩養宅舍擬公侯金銀動萬計此皆萬民膏血所萃也朝廷錙銖取民以爲士馬資者乃多尅虜於庸將之家轉輸於權倖之門於是兵弱

不能衛民虜騎一至而邊人一家一掃空矣諸若此類亦不能盡  
言也意今日國中虛實四夷亦當知之過半矣甚可懼也抑豈惟  
四夷爲足虞前世草茅間英雄往往乘間而起而士風弊則人才  
乏民力屈則兵力弱今日天下大勢皆然故謂備禦之具無一可  
仗也其可不孜孜及時振紀綱以揀棄之乎夫賢者必用不肖者  
必去有功必賞有罪必罰此紀綱之大機而朝廷之所以爲朝廷  
者也惟紀綱朝振則國勢夕張矣不然地大不足恃久安更可危  
也今日兵備廢弛而邊境爲尤甚蓋朝廷養兵本以制敵今多設  
於權要之門朝廷給財本以養兵今多落於權要之手氣勢不振  
於未戰之先威令不行於方戰之際功罪不明於既戰之後我之  
虛實旣素爲敵所窺敵之虛聲亦足爲我所畏今欲救之糧賞宜  
遺朝官以頒給不必悉關白於將領私役宜專委官以防察無事

明臣奏議

卷之二

成化

九

則宵忤之逸遊非親得雋於矢石間者不得冒功宜從兵部報效  
試中者乃遣之一或敗事於旗鼓之下者不得逃罪宜委方正官  
員紀功者並察之然其要在於將帥人品不凡人品不凡則無事  
防察以妨其權其機在於朝廷之紀綱振舉紀綱振舉則目將帥  
以下無不用命昔儂智高屢敗官軍矣一用狄青爲帥而南方遂  
平於旬月之內周世宗始敗於北漢立誅敗將何暉樊愛能等而  
兵遂無敵於天下唐討淮西之兵不用宦官監軍而用裴度臨督  
一舉而事定蓋同此將領同此士卒同此器械同此糧賞亦在乎  
所以用之者何如耳此救時之急務也

今之弊政最大且急者曰近侍干紀也大臣不職也爵賞太濫也工役過煩也進獻無厭也流亡未復也天變之來率由於此夫內侍之設國初皆有定制今或一監而叢一二十人或一事而參五六七輩或分布藩郡盲王者之奉或總領邊疆專大將之權或依憑左右援引檢邪或交通中外投獻奇巧司錢穀則法外取財貢方物則多端責賂兵民坐困官吏蒙殃殺人者見原債事者逃罪如梁芳輩與陳喜輩不可枚舉惟陛下大施剛斷無令干紀奉使於外者悉爲召還用事於內者嚴加省汰則近侍戢而天意可回矣今之大臣其未進也非夤緣內臣則不得進其既進也非依憑內臣則不得安此以財賈官彼以官鬻財無怪其漁獵四方而轉輸權貴也如尙書殷謙張鵬李本侍郎艾福杜銘劉俊皆既老且

明臣奏議

卷之二

成化二十一年

十

儒尙書張瑩張瑄侍郎尹直大理卿田景陽皆清論不愜惟陛下大加黜罰勿爲姑息則大臣知警而天意可回矣夫爵以待有德賞以待有功也今或無故而爵一庸流或無功而賞一貴侍祈雨雪者得美官進金寶者射厚利方士獻煉服之書俗人奏曼延之戲掾史胥徒皆叨官祿俳優僧道亦玷班資一歲而傳奉或至千人數歲而數千人矣數千人之祿歲以數十萬計是皆國之命脈民之脂膏可以養賢士可以活饑民誠可惜也方士道流如左通政李攻省太常少卿鄧常恩輩尤爲誕妄此招天變之甚者乞盡罷傳奉之官毋令汙玷朝列則爵賞不濫而天意可回矣今都城佛刹迄無葺工京營軍士不復遺力如國師繼曉假術濟私糜耗特甚中外切齒願陛下內惜資財外惜人力不急之役姑賜停罷則工役不煩而天意可回矣近來規利之徒率假進奉以耗國財

或錄一方書市一玩器購一畫圖製一簪珥所費不多獲利十倍  
願陛下洞燭此弊留府庫之財爲軍國之備則進獻息而天意可  
回矣陝西河南山西赤地千里屍骸枕籍流亡日多萑苻可慮願  
體天心之仁愛憫生民之困窮追錄貴倖鹽課暫假造寺資財移  
振饑民俾苟存活則流亡復而天意可回矣夫天下譬之人身人  
主元首也大臣股肱也諫官耳目也京師腹心也藩郡軀幹也大  
臣不職則股肱痿痺諫官緘默則耳目塗塞京師不戢則腹心受  
病藩郡災荒則軀幹削弱元首豈能晏然而安哉伏望陛下聽言  
必行事天以實疏斥羣小親近賢臣咨治道之得失究前代之興  
亡以聖賢之經代方書文學之臣代方士則必有正誼足以廣  
聖學讜論足以究天變而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腹心安泰軀幹強  
健元首於是乎大明矣

明臣奏議

卷之二

成化二十一年

十一

川月

陛下於輔臣遇事必咨殊恩異數必及亦云任矣然或進退一人處分一事往往降中旨使一二小人陰執其柄是既任之而又疑之也陛下豈不欲推誠待物哉由其進身之初多出私門先有以致陛下之厭薄及與議事又唯諾爲謹仙仙倪倪若有所不敢反不如一二俗吏足以任事此陛下所爲疑也臣竊以爲過矣昔宋仁宗知夏竦懷詐則黜之知呂夷簡能改過則容之知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可任則不次擢之故能北拒契丹西臣元昊未聞一任一疑可以成天下事也願陛下察孰爲竦孰爲夷簡而黜之容之孰爲衍琦仲淹弼而擢之日與講論治道不使小人得參其間則天工亮矣臣又聞天下事惟輔臣得議惟諫官得言諫官雖卑與輔臣等乃今之諫官以軀體魁梧爲美以應對捷給爲賢以簿

明臣奏議

卷之二

成化二十三年

十一

以明

書刑獄爲職業不畏天變不恤人窮或以忠義激之則曰吾非不欲言言出則禍隨其誰吾聽嗚呼旣不能盡言效職而復引過以歸於上有人心者固如是乎臣願罷黜汚冗廣求風節之臣令仗下糾彈入閣參議或請對或輪對或非時召對霽色接之溫言導之使得畢誠盡意則天聽開矣臣又聞汲黯在朝淮南寢謀君子之有益人國也大矣以陛下之聰明宜不知君子可任而故屈抑之哉乃小人巧讒間以中傷之耳今碩德如玉恕忠鯁如強珍亮直剛方如章懋林俊張吉皆一時人望不宜貶錮負上天生才之意陛下誠召此數人置要近之地使各盡其平生則天心協矣臣又聞高皇帝制閹寺惟給掃除不及以政近者舊章日壞邪徑日開人主大權盡出其手內倚之爲相外倚之爲將藩方倚之爲鎮撫伶人賤工倚之以作奇技淫巧法王佛子倚之以恣出入宮禁

此豈高皇帝所許哉願陛下以宰相爲股肱以諫官爲耳目以正人君子爲腹心深思極慮定宗社長久之計則大綱正矣然其本則在陛下明理如何耳竊聞侍臣進講無反覆論辨之功陛下聽講亦無從容沃心之益如此而欲明理以應事臣不信也願陛下念義理之難窮惜日月之易邁考之經史驗之身心使終歲無間則聖學明而萬事畢治豈特四事之舉措得其當已耶

明巨奏議

卷之二

歲化二十三年

三

伏讀明詔云天下利弊所當興革所在官員人等條具以聞此殆  
陛下知前日登極詔書爲奸臣所誤禁言官毋風聞挾私言事物  
論囂然故復下此條自解耳夫不日朕躬有過朝政有闕而曰利  
弊當興革予曰許諸人直言無隱而曰官員人等條具以聞陛下  
所以求言者已不廣矣今欲興天下之利革天下之弊當求利弊  
之本原而興且革之不當毛舉細故以爲利弊在是也本原何在  
閣臣是已少師安持祿怙寵少保吉附下罔上太子少保直挾詐  
懷奸世之小人也陛下留之則君德必不就朝政必不修此弊所  
當革者也致仕尙書王恕忠亮可任大事尙書王竑剛毅可寢大  
奸都御史彭韶方正可決大疑世之君子也陛下用之則君德開  
明朝政清肅此利所當興也然君子所以不進小人所以不退大  
明臣奏議

卷之二

成化

南

八日

抵由宦官權重而已漢元帝嘗任蕭望之周堪矣卒制於宏恭石  
顯宋孝宗嘗任陳俊卿劉珙矣卒間於陳源甘昇李林甫牛仙客  
與高力士相附和而唐政不綱賈似道丁大全與董宋臣相表裏  
而宋室不振君子小人進退之機未嘗不繫此曹之盛衰願陛下  
鑒既往謹將來攬天綱張英斷凡所以待宦官者一以高皇帝爲  
法則君子可進小人可退而天下之治出於一矣以陛下聰明冠  
世豈不知刑臣不可委信然而不免誤用者殆正心之學未講也  
心發於天理則耳目聰明言動中節何宦官之能惑發於人欲則  
一身無主萬事失綱投間抵隙蒙蔽得施雖有神武之資亦將曰  
改月而寢失其初欲進君子退小人興天下之利革天下之弊  
豈可得哉

國家設科取士之法亦甚精密矣先之經義以觀其窮理之學次之論表以觀其博古之學終之策問以觀其時務之學士誠窮理也博古也識時務也尚復何求然行之百五十年宜得其人超軼前代卒未聞有如古之豪傑者出於其間而文詞終有愧於古雖人才高下係於時然亦科目之制爲之也夫科目之設天下之士羣趨而奔而之上意所向風俗隨之人才之高下風俗之醇漓率由是出三代取士之法吾未暇論唐宋以來科有明經有進士明經卽今經義之謂也進士則兼以詩賦當時二科竝行而進士得人爲盛名臣將相皆是焉出則明經雖近正而士之拙者則爲之謂之學究詩賦雖近於浮豔而士之高明者多向之謂之進士詩賦雖浮豔然必博觀泛取出入經史百家蓋非詩賦之得人徒博

明巨奏議

卷之二

成化

五

上。又

古之爲益於治也至宋王安石爲相黜詩賦崇經學科場以經義論策取士可謂一掃歷代之陋也然士專一經白首莫究其餘經史付之度外謂非已事其學誠專其識日陋其才日下蓋不過當時明經一科耳然安石言初意驅學究爲進士不意驅進士爲學究蓋安石亦自悔之矣今科場雖兼策論而百年之間主司所重惟在經義士子所習亦惟經義以爲經義旣通則策論無可談乎習矣近年頗尚策論而士習旣成亦難卒變夫古之通經者通其義焉耳今也割裂裝綴穿鑿支離以希合主司之求窮年畢力莫有底止偶得科目棄如弁髦始欲從事於學而精力竭矣不能復有進矣人才之不如古其實由此也然則進士之科可不易乎曰科不迭易也經義取士其學正矣其義精矣所恨者其途稍狹不能盡天下之才耳愚欲於進士之外別立一科如前代制科之類

必兼通諸經博洽子史詞賦乃得預焉有官無官皆得應之其甲  
授翰林次科道次部屬而有官者則遞陞焉如此天下之士皆將  
奮爭於學雖有官者亦翹翹然有興起之心無復專經之陋矣或  
曰今士子一經俱不能精如餘經何曰制科以待非常之士也以  
科目收天下士以制科收非常之才如此而後天下無遺才故曰  
科不竅易也

明臣奏議

卷之二

成化

十六

一六一



夫治生有兆亂生有徵本末消息皆有漸焉知者之所卜愚者之所忽也曷言之天下將治其象清明天下將亡其象穢濁清明者何吉士竝進其道尙貞陽剛以舒泰之光也穢濁者何小人在上其俗尙羣陰惡亂障否之祲也故唐虞之世百辟維寅幽厲之世其臣好佞此治亂所由異也故君子立人之朝以嚴正爲本以忠慤爲節以廉直爲限以羞惡爲心道義顯明風俗歸正此詩人所以歎詠於羔裘也若乃廉恥道喪國維殄絕汚伎交門邪曲黨媚詩曰如鬼如魅則不可測鬼魅竝作國何不亡故嚴正忠慤廉直羞惡此八者賢士所持以守身明君所藉以立國者也執其本推其用則咸熙之治太平之祥可立致也方今世遭末季大道旣隱俗尙貪利而惡貧苦喜趨競而惡守元阿附成風固祿吝寵依倣明臣奏議

卷之二

宏治

六

上。文

仍陋莫敢正色直士肆言則曰狂穉廉夫秉慤則曰葺材毀蝨摘疵則曰昧體發奸正否則曰機擯賂鼠實者有顯譽伐炎門者有幽黜巧容默者有高爵善甘奉者有最考剝民脂者有肥廕沾軍功者有上賞問豪賊者有疾禍禁私利者有深詬豺狼載道狐鼠成羣樗櫟雜用瓦石同鳴教化曠頽仁義不明賢直發怒閭庶呻吟此皆國政之大蠹時俗之深痛也夫明者睨患於無形智者深慮於未萌或曰履霜堅冰至豈曰無愆此衰遲之漸也夫時世消息非天地之所生實在位之咎也詩曰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可不慎哉且衰者盛之本也困者復之漸也天地之機生生不息何況於人乎若能補過反惠滌穢布新砥礪道意之朴以宏教化之門熏貪鄙之穴墮疆右之垣崇鯁直之節斥同比之謀則大化流通四方爲極雖有根莠良田之所不容雖有鴛駟羣驥之所必踈禽

何賞而不勸何權而不伏何決而不行何塞而不止則伊且之功  
不足準三五之化不足爲也夫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堯舜之世不  
皆賢桀紂之世不皆愚禹臯用而天下之不仁者化矣崇侯婦寺  
進而天下之不仁者效矣故置醜則蚘生施餌則魚聚質染則化  
蟲祝則似此物類相感之機也又何疑焉吾居下位非敢好訕而  
禍在位也誠知夫邪正之機乃治亂之源不敢以不辨也

明臣奏議

卷之二

宏治

九

一〇八

孟子言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夫堯舜之道何道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堯舜之得於內者深而爲出治之本也詢四岳闡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此堯舜之資於外者博而爲致治之綱也臣昔忝宮僚伏覩陛下朗讀經書未嘗勤睿問以究聖賢奧旨儒臣畧陳訓詁未嘗進詳說以極帝王要道是陛下得於內者未深也今視朝所接見者大臣丰采而已君子小人之情狀小臣遠臣之才行何由識退朝所披閱者百官之章奏而已諸司之典則臺吏之情弊何由見宮中所聽信者內臣之語言而已百官之正議萬姓之疾苦何由聞恐陛下資於外者未博也願遵祖宗舊制開大小經筵日再御朝大經筵及早朝但如舊儀若小經筵必擇端方博雅之臣更番進講凡所未明輒賜清

明臣奏議

卷之二

宏治

三

上。川

問凡聖賢經旨帝王大道以及人臣賢否政事得失民情休戚必講之明而無疑乃可行之篤而無弊若夫前朝經籍祖宗典訓百官章奏皆當貯文華殿後陛下退朝披覽日令內閣一人講官二人居前殿右廂有疑則詢必洞悉而後已一日之間居文華殿之時多處乾清宮之時少則欲寡心清臨政不惑得於內者深而出治之本立矣午朝則御文華門大臣臺諫更番侍直事已具疏者用揭帖畧節口奏陛下詳問而裁決之在外文武官來覲俾條列地方事口陳大要付諸司評議其陛辭赴任者隨其職任而戒諭之有大政則御文華殿使大臣各盡其謀勿相推避不當則許言官駁正其他具疏進者召閣臣而議可否則批答而於奏事辭朝諸臣必降詞色詳詢博訪務竭下情使賢才常接於目前視聽不偏於左右合天下之耳目以爲聰明則資於外者博而致治之

綱舉矣若如經筵常朝祇循故事凡百章奏皆付內臣調旨批答  
臣恐積弊未革後患滋深且今積弊不可勝數官鮮廉恥之風士  
多浮競之習教化凌夷刑禁弛懈俗侈而財滋乏民困而盜日繁  
列衛之城池不修諸郡之倉庫鮮積甲兵朽鈍行伍空虛將驕惰  
而不知兵士疲弱而不習戰倘或有警何以禦之此臣所以朝夕  
憂思至或廢寢忘食者也

明臣奏議

卷之二

宏治

三

祖宗設內閣六部贊萬幾理庶務職至重也頃者在位多匪人權移內侍賞罰任其喜怒禍福聽其轉移讐視言官公行賄賂阿之則交引驟遷忤之則巧譏寔竄朝野寒心道路側目望陛下密察渠魁明彰國憲擇謹厚者供使令更博選大臣諮諏治理推心委任不復嫌疑然後體統正而近習不得肆也祖宗定律輕重適宜頒法司專徇己私不恤國典豪強者雖重必寬貧弱者雖輕必罪憲及奸宄養成玩俗兼之風尙奢麗禮制蕩然豪民僭王者之居富室擬公侯之服奇技淫巧上下同流望陛下申明舊章俾法曹遵律令臣庶守等威然後禮法明而人心不敢玩也然國無其人誰與共理致仕尙書王恕王竑孤忠自許齒力未衰南京主事林俊思南通判王純剛方植躬才品兼茂望陛下起列朝端資其議

明臣奏議

卷之二

宏治

三

論必有裨益可翊明時且賢才難得自古爲然習俗移人豪杰不免惟茲臣庶不盡庸愚能知自愧卽屬名流樂其危災乃爲猥品願陛下明察羣倫罷其罔上營私違天蠹物者餘則勉以自新既開改過之路必多遷善之人臣見登極詔書不許風聞言事古聖王懸鼓設木自求訕謗言之縱非其情聽者亦足爲戒何害於國遽欲罪之昔李林甫持此以禍唐王安石持此以禍宋遠近驟聞莫不驚駭願陛下再頒明詔廣求直言庶不墮奸謀足彰聖德大率君子之言決非小人之利諮問倘及必肆中傷如有所疑請試

面對

今日之事若欲其修貢而已兵不必用官亦無容遣若欲討之則有不可者七請一一陳之古帝王不以中國之治治蠻夷故安南不征著在祖訓一也太宗旣滅黎季犛求陳氏後不得始郡縣之後兵連不解仁廟每以爲恨章皇帝成先志棄而不守今日當率循二也外夷分爭中國之福安南自五代至元更曲劉紹吳丁黎李陳八姓迭興迭廢而嶺南外警遂稀今紛爭正不當問奈何殃赤子以威小醜割心腹以補四肢無益有害三也若謂中國近境宜乘亂取之臣考馬援南征深歷浪泊士卒死亡幾半所立銅柱爲漢極界乃近在今思明府耳先朝雖嘗平之然屢服屢叛中國士馬物故者以數十萬計竭二十餘年之財力僅得數十郡縣之虛名而止况又有征之不克如宋太宗神宗元憲宗世祖朝故事

明臣奏議

卷之二

宏治十五年

三

101

乎此可爲殷鑒四也外邦入貢乃彼之利一則奉正朔以威其隣一則通貿易以足其國故今雖兵亂尙案案奉表賧具方物欸關求入守臣以姓名不符御之是彼欲貢不得非抗不貢也以此責之詞不順五也興師則需餉今四川有採木之役貴州有凱口之師而兩廣積儲數十萬率耗於田州岑猛之役又大工頻興所在儲軍興師數十萬何以給之六也然臣所憂又不止此唐之衰也自明皇南詔之役始宋之衰也自神宗伐遼之役始今北寇日強據我河套邊卒屢叛毀我藩籬北顧方殷更啟南征之議脫有不測誰任其咎七也錦衣武人關於大體尙稍枉是非之實致彼不服反足損威卽今按問得情伐之不可不伐不可進退無據何以爲謀且今嚴兵待發之詔初下而征求騷擾之害已形是憂不在外夷而在邦域中矣請停遣勘官罷一切征調天下幸甚

臣聞自古帝王治天下之要道至簡至易在知人在安民二事而已人曷爲而難知乎毀譽亂之而四目四聰或不能無蔽也民曷爲而不安乎守令虐之而監司不能振風紀以激揚之也天下之本在君心我皇上奉天法祖精明純粹君心正矣而天下未治何也安危之機在君德皇上恭以守身恕以及物君德盛矣而治要未臻何也蓋由郡縣之官愛民者少而殃民者多爲監司者又多不肯秉公任怨以督率其屬故也臣嘗稽之案牘科差一日重於一日又嘗察之閭閻軍民一年貧於一年上澤雖布而不得下流下情雖苦而不得上達奉詔寬恤事件公然廢格不行奉旨蠲免稅糧肆意重復徵擾其他姦弊百孔千瘡實政不修虛文是急皇上有不忍人之心無人爲之宣播小民無從得知皇上有不忍人

明臣奏議

卷之二

宏治

五

四〇

之政無人爲之奉行而小民無從沾惠太平之效何日可期伏望皇上特降勅旨切責天下巡撫巡按督察有司繩愆糾繆使朝有善政必及於民民有隱情必達於上天下之官厲民者去而宜民者留天下之事厲民者罷而宜民者行事有當爲卽爲之而毋以利害爲念姦有當擊卽擊之而毋以強禦爲畏事有當言卽言之而毋以觸犯爲虞憲職舉則遠近鄉風而郡邑之政無不舉言路通則實事必聞而隱伏之情無不通何患乎人之難知民之未安也哉然治道固非一端振其頽而起其惰恐無切於此者臣言及此猶有私憂過慮自古以來剛直之才果銳之氣養之甚難而折之甚易蓋敢言敢爲之人利於善良而不利於姦惡利於公朝而不利於私室言路大開容有一二傷於激烈者人必從而詆之曰此好名也萬一譴怒加之則眾相戒而敢言之氣挫言路暫開而

復閉矣撫按舉職容有一二行事稍過者人必從而詆之曰此有挾也萬一譴怒加之則眾相戒而敢爲之志阻風紀之職暫振而復廢矣更望皇上建其有極過者抑之使就中而始終保全不及者勉之使企及而不遽廢棄言或逆耳當認其心事或違眾當求之道周易泰之九二有曰包荒者臣以爲用之於聽言尤切包荒之量卽大舜隱惡揚善之仁也有曰用馮河者臣以爲用之於斷事尤切馮河之勇卽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義也

明臣奏議

卷之十一

五十四

五

一四一三

陝西各邊延綏據險甯夏甘肅扼河山惟花馬池至靈州地寬延城堡復疎寇毀牆入則固原慶陽平陽鞏昌皆受患成化初甯夏巡撫徐廷璋築邊牆綿亙二百餘里在延綏者余子俊修之甚固由是寇不入套二十餘年後邊備疎牆塹日夷宏治末至今寇連歲侵畧都御史史琳請於花馬池韋州設營衛總制尙書秦紘僅修四五小堡及靖虜至環慶治塹七百里謂可無患不一二年寇復深入是紘所修不足捍敵臣久官陝西頗諳形勢寇動稱數萬往來倏忽未至徵兵多擾費旣至召援輒後時欲戰則彼不來持久則我師坐老臣以爲防邊之策大要有四修濬牆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靈夏以安內附整飭韋州以遏外侵今河套卽周朔方漢定襄赫連勃勃統萬城也唐張仁愿築三受降

明臣奏議

卷之二

宏治

五

八

城置烽堠千八百所突厥不敢踰山牧馬古之舉大事者未嘗不勞於先逸於後夫受降據三面險當千里之蔽國初舍受降而衛東勝已失一面之險其後又輟東勝以就延綏則以一面而遮千餘里之衝遂使河套沃壤爲寇巢穴深山大河勢乃在彼而甯夏外險反南備河此邊患所以相尋而不可解也誠宜復守東勝因河爲固東接大同西屬甯夏使河套方千里之地歸我耕牧屯田數百萬畝省內地轉輸策之上也如或不能及今增築防邊敵來有以待之猶愈無策至橫城三百里宜設墩臺九百座暖譙九百間守軍四千五百人石澇池至定邊營百六十三里平衍宜牆者東路花馬池無險敵至仰客兵宜設衛興武營守禦所兵不足宜召募自環慶以西至甯州宜增兵備一人橫城以北黃河南岸有

仰惟國之大事莫急於兵兵之大要莫先於馬陝西延綏甘肅皆防胡重鎮節因戰馬缺乏荷蒙孝宗皇帝專設風憲重臣督理其事臣猥以庸劣適當任使後因茶法馬政一事命臣兼理顧廢墜既久興舉頗難凡所規畫處置皆遵明命盡臣之心不敢有遺慮竭臣之才不敢有遺力今草場地復收軍數增城堡相望苑廐羅列孳牧稽考之法粗皆就緒將來雖不敢望雲錦成羣之盛其於三邊戰馬每歲俵給不爲無補至於招番一節雖未嘗明復金牌之規而實坐收茶馬之利益金牌舊制三年一次番人納差發馬一萬四千五十一匹價茶先期於四川保甯等府運送一百萬斤轉輸千里所費不費近因邊方多事茶馬停止十六年來莫之能復如臣近所收易番馬以三年計之似過其數所用茶斤招商買

明臣奏議

卷之二

宏治

三

上。二

運不煩轉輸故邊方旣得實用而內地若罔聞知凡此皆臣職分內事非敢自陳功伐但念天下之事創作者必專而後成交承者必守而無失臣切惟馬政茶法事體相須茶司之所易卽苑監之所牧苑監之所牧卽官軍之所給非惟不相悖而反相爲用故臣之不才亦得稍效其愚此後督理之官恐難復設若令巡撫帶管又恐仍蹈前轍莫若復巡茶之官而兼理之爲便又陝西軍務莫先於馬頃自胡塵弗靖戰馬告乏各邊之仰給無窮公帑之所儲有限及命臣督理馬政二年有餘孳牧茶馬較之先年號增數倍顧三邊戎廐倒亡相繼支應不敷看得甯州大小鹽池所產鹽斤與解池相類不煩人力取之無窮舊例招商中納馬匹分給邊鎮騎操後因各邊交爭互相多寡故有閒年關領之例又因勢囑賄通濫收不堪不得實用故有收價解邊之例畢竟爲馬而設後因

放鹽弊多添副使一員職雖整飭兵備實兼督理鹽法近來甯夏鎮巡衙門借去宏治十四五年鹽課修理河渠工程既未成緒倉場糧草亦未充足而鹽馬之制遂廢以此總制秦紘苑馬寺卿車靈先後論奏皆欲增廣然當久玩積弊之餘爲改絃易轍之舉思之不熟終不免法立弊隨有損無益行據副使燕忠高崇熙等親詣鹽池查有餘饒常課之外雖增數倍似亦可辦合將小池增一萬五千引大池增三萬引每引可納銀二錢五分照鹽一車以六石爲則有多餘者依律掣繫追問至於固原慶陽二鹽場每引仍收臥引銀一錢通得銀三錢五分每年得銀二萬七百六十餘兩此外若有餘鹽卻依車靈所奏就池照人納銀給與引目聽其發賣倘遇旱澇鹽生不及或邊報緊急鹽路不通除舊額課鹽外新增鹽課明白除豁不可膠於一定歲歲取盈行鹽地方許於鳳漢

明臣奏議

卷之二

宏治

三

八十三

二府與河東之鹽相兼發賣兩不礙阻其宏治八九年以前中馬鹽引年久弊多莫可查考所宜一切報罷宏治十三年以前招商人皆被奉例納銀後因甯夏借課耽遲數年怨聲載道合令相兼支放新引七分舊引三分宏治十四年以後甯夏所借若有未支未中之數年分已滿中間勢豪之人展轉影射難再復支未中引目陝西截取開中庶幾物論稱平所收鹽引銀兩俱送慶陽固原官庫寄放聽慶陽及固原兵備提督稽查每季理鹽通判督同鹽課司將給過引目放過鹽數造冊開報送臣等查考如遇各邊缺馬聽臣斟酌通融給發買馬支用不必拘定開年之例則邊計庶乎其不壞也

聶女之獄哲斷之審矣鵬拷聶使誣服鎮撫司共相欺蔽陛下令  
法司錦衣會問懼東廠莫敢明至鞠之朝堂乃不能隱夫女誣母  
僅擬杖哲等無罪反加以徒輕重倒置如此皆東廠威劫所致也  
臣在刑部三年見鞠問盜賊多東廠鎮撫司緝獲有稱校尉誣陷  
者有稱校尉爲人報讐者有稱校尉受首惡贓而以爲從令傍人  
抵罪人刑官洞見其情無敢擅更一字上干天和災異迭見臣願  
陛下革去東廠戮鵬叔姪並賈校尉及此女於市謫戍鎮撫司官  
極邊進哲爵琦玉各一階以洗其冤則天意可回太平可致如不  
罷東廠亦當推選謹厚中官如陳寬韋泰者居之仍簡一大臣與  
共理鎮撫司理刑亦不宜專用錦衣官乞推選在京各衛一二人  
及刑部主事一人共蒞其事或二年六年一更則巡捕官校當無  
明臣奏議

卷之二

宏治

五

有作奸擅刑誣及無辜者矣臣一介微軀左右前後皆東廠鎮撫  
司之人禍必不免顧與其死於此輩孰若死於朝廷願斬臣頭以  
行臣言給臣妻子送骸骨歸臣雖死無憾

陛下登極詔出中外歡呼想望太平今兩月矣未聞汰冗員幾何省冗費幾何詔書所載徒爲空文此陰陽所以失調雨暘所以不若也如監局倉庫城門及四方守備內臣增置數倍朝廷養軍匠費鉅萬計僅足供役使宜可不汰文武臣曠職債事虛糜廩祿者宜可不黜書史工匠濫受官職者多至數百人宜可不罷內承運庫累歲支銀數百餘萬初無文簿司鑰庫貯錢數百萬未知有無宜可不勾核至如縱內苑珍禽奇獸放遣先朝官人皆新政所當先陛下悉牽制不行何以慰四海之望何以對先帝之靈至如奸商譚景清之沮壞鹽政北征將士之無功授官武臣神英之負罪玩法御用監書篆之濫收考較皆以一二私人私恩壞百年定制况今政令維新而地震天鳴白虹貫日恆星晝見太陽無光內賊縱明巨奏議

卷之二

正德元年

三

橫外寇猖獗財匱民窮怨謗交作而中外臣僕方且乘機作奸排忠直猶仇讐保奸回如骨月日復一日愈甚於前禍變之來恐當不遠臣等受知先帝叨任腹心適者旨從中下畧不與聞有所擬議竟從改易似此之類不可悉舉若復顧惜身家共爲阿順則罔上悞國死有餘辜所擬四疏不敢更易謹以原擬封進

洪武年間建都金陵當時供給之大南京爲重各邊次之自永樂以來定蹕燕都其後供給之大京師爲重南京次之而各邊又次之然洪武年間供給南京止於湖廣江西浙江應天甯國太平及蘇松常鎮等處而已供給各邊止於山西陝西及河南山東北直隸等處而已今天下司府州除陝西山西雲南貴州廣東廣西福建四川八布政司隆慶保定二州錢糧俱本處存留起運邊方備用內福建廣東止有起運京庫折糧銀兩其湖廣江西浙江蘇松常鎮廬鳳淮陽已供南京又供京師北直隸河南山東既供京師又供各邊則是昔之供億者一而今之供億者二昔之常賦甚簡而今之常賦甚繁然不特常賦之繁而已正統以前國家用儉故凡百輪納皆不出常額之外自景泰至今供用日盛科需日增有

明臣奏議

卷之二

正德

三

101

司應上之求不得已往往於額外加徵派納如河南山東等處之添納邊糧浙江雲廣之添買香蠟皆先年所無者由是觀之則知今日國用之急民力之窮誠爲可憂也雖然所可憂者不過據已往之用計近日之費耳若計近日之用以逆將來之費又有可憂者焉何則往年時豐歲登運河易達邊方無調發之久州縣無流徙之多有司得以籍先年之積制一歲之用或徙有以均無或用豐而補歉猶之可也今太倉無數年之積而冗食日加於前內帑缺見年之用而給費日伺於後征需已極而郡縣旱災之不時輸送已窮而邊方請給之不已顧後瞻前朝不謀夕萬一他日河流少阻漕運遲誤邊郡有警軍餉空虛則京儲歲入三百七十萬之數固難猝至邊餉四百萬兩之銀亦難繼集復加以數千里之水旱通行賑貸連數十萬之軍旅皆欲餉給是時欲賦之民而民苦

已極欲假之官而官帑已虛不知又將何所取給哉所謂又有可  
憂者此也乞敕重臣公同計議京通糧儲支費日增如何節之使  
不濫費太倉銀庫虧損日滋如何制之使得充實內庫告乏累取  
天下銀兩以實之然隨實隨虛何以得常實而緩急之不誤廚料  
缺用累借別項銀兩以給之然隨給隨缺何以得減省而民困之  
少蘇各邊方軍儲如何調度使小民少免轉輸之苦各運司鹽課  
如何撙節使邊警得備倉卒之用祿米莊田如何處置可以應無  
已之求馬房草料如何經畫可以省無窮之費速香黃蠟以何年  
爲中制可行而不濫取布匹收受以何例爲准則可守而不害民  
河南山西存留糧之多少何以補助湖廣等處府州存留糧之足  
否何以查處以至天下災傷蠲免糧稅何以處分使有恤民之實  
通行議處庶於聖政有補而天下蒼生咸被其澤矣

明臣奏議

卷之二

正德

三

川〇一

劾劉瑾等八虎疏

正德

戶部  
尚書韓

文  
洪湖

人主辨奸爲明人臣犯顏爲忠况羣小作朋逼近君側安危治亂  
胥此焉關臣等伏觀近歲朝政日非號令失當自入秋來視朝漸  
晚仰窺聖容日漸清削皆言太監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祥魏彬  
邱聚劉瑾高鳳等造作巧僞淫蕩上心擊毬走馬放鷹逐犬俳優  
雜劇錯陳於前至導萬乘與外人交易狎暱嫖褻無復禮體日遊  
不足夜以繼之勞耗精神虧損志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靡甯雷  
異星變桃李秋華者厥占候咸非吉徵此輩細人惟知引誘君上  
以便已私而不思赫赫天命皇皇帝業在陛下一身今大婚雖畢  
儲嗣未建萬一遊宴損神起居失節雖葶粉若輩何補於事高皇  
帝艱難百戰取有四海列聖繼承以至陛下先帝臨崩顧命之語  
陛下所聞也奈何姑息羣小置之左右以累聖德竊觀前古奄宦  
明臣奏議

卷之二

正德

三

三

誤國爲禍尤烈漢十常侍唐甘露之變其明驗也今永成等惡既  
著若縱不治將來益無忌憚必患在社稷伏望陛下奮乾剛割私  
愛上告南宮下諭百僚明正典刑以回天地之變泄神人之憤潛  
削禍亂之階永保靈長之業

陛下嗣位以來左右近臣不能祇承德意盡取先朝良法而更張之盡誣先朝碩輔而刻汰之天下嗷嗷莫措手足致古今罕見之災交集數月以內陛下獨不思其故乎內臣劉瑾等八人奸險佞巧誣罔恣肆人目爲八虎而瑾尤甚日以荒縱導陛下或在西海擊鷹搏兔或於南城躡峻登高禁內鼓鉦震於遠邇宮中火礮聲徹晝夜淆雜尊卑陵夷貴賤引車騎而供執鞭之役列市肆而親商賈之爲致陛下日高未朝漏盡不寢此數人者方且竊攬威權詐傳詔旨放逐大臣刑誅臺諫邀阻封章廣納貨賂傳奉冗員多至千百招募武勇收及孩童紫綬金貂盡予瓜牙之士蟒衣玉帶濫授心腹之人附己者進官忤意者褫職內外臣僚但知畏瑾不知畏陛下向也二三大臣受遺夾輔今則有潛交默附漏泄事機

明臣奏議

卷之二 正德

言

八八八

者矣向也南北羣僚矢心痛疾今則有畫策主文依附時勢者矣而且數易邊境將帥之臣大更四方鎮守之職志欲何爲夫太阿之柄不可授人今陛下於兵刑財賦之區機務根本之地悉以委之或掌團營或主兩廡或典司禮或督倉場大權在手彼復何憚於是大行殺戮廣肆誅求府藏竭於上財力匱於下武勇疲於邊上下胥讒神人共憤陛下猶不覺悟方且謂委任得人何其舛也

劉瑾小豎耳陛下親以腹心倚以耳目待以股肱殊不知瑾悖逆之徒蠹國之賊也忿臣等奏留二輔抑諸權奸矯旨逮問予杖削職然臣思猷猷猶不忘君况待命衽席目擊時弊烏忍不言昨瑾要索天下三司官賄入千金甚有至五千金者不與則貶斥與之則遷擢通國皆寒心而陛下獨用之於左右是不知左右有賊而以賊爲腹心也給事中劉蒞指陛下闇於用人昏於行事而瑾創其秩撻辱之矯旨禁諸言官無得妄生議論不言則失於坐視言之則虐以非法通國皆寒心而陛下獨用之前後是不知前後有賊而以賊爲耳目股肱也一賊弄權萬民失望愁歎之聲動徹天地陛下顧愴然不聞縱之使壞天下事亂祖宗法陛下尙何以自立乎幸聽臣言急誅瑾以謝天下然後殺臣以謝瑾朝廷一正萬邪不能入君心一正萬欲不能侵臣之願也今日之國家乃祖宗之國家也陛下苟重祖宗之國家則聽臣所奏如其輕之則任瑾所欺臣與賊瑾勢不兩立賊瑾蓄惡已非一朝乘間起釁乃其本志陛下日與嬖遊茫不知悟丙外臣庶凜如冰淵臣昨再疏受杖血肉淋漓伏枕獄中終難自黜願借上方劍斬之朱雲何人臣肯少讓陛下試將臣較瑾瑾忠乎臣忠乎忠與不忠天下皆知之陛下亦洞然知之何仇於臣而信任此逆賊耶臣骨肉都銷涕泗交作七十二歲老父不顧養矣死何足惜但陛下覆國喪家之禍起於旦夕是大可惜也陛下誠殺瑾梟首午門使天下知臣欽有敢諫之直陛下有誅賊之明陛下不殺此賊當先殺臣使臣得與龍逢比干同遊地下臣誠不願與此賊竝生 旋再受杖三十死獄中

明臣奏議

卷之二

正德元年

三

八三

古帝王所以巡狩者協律度同量衡訪遺老問疾苦黜陟幽明次序在位是以諸侯畏焉百姓安焉若陛下之出不過如秦皇漢武侈心爲樂而已非能行巡狩之禮者也博浪柏谷其禍亦可鑒矣近者西北再巡六師不攝四民告病哀痛之聲上徹蒼昊傳播四方人心震動故一聞南巡詔書皆鳥驚獸散而有司方以迎奉爲名徵發嚴急江淮之間蕭然煩費萬一不逞之徒乘勢倡亂爲禍非細且陛下以鎮國公自命苟至親王國境或據勛臣之禮以待陛下將北嚮朝之乎抑南面受其朝乎假令循名責實深求悖謬之端則左右寵倖無死所矣尙有事堪痛哭不忍言者宗藩蕃劉渙之釁大臣懷馮道之心以祿位爲故物以朝署爲市廛以陛下爲奕棋以革除年間爲故事特左右寵倖知術短淺無能以此言

明臣奏議

卷之二

正德

姜

明

騎慢遊哉

告陛下耳使陛下得聞此言雖禁門之外亦將警蹕而出尙敢輕

二臣不可聽去者有五孔子稱孟莊子之孝以不改父之臣爲難  
二臣皆先帝所簡以遺陛下今陵土未乾無故罷遣何以慰在天  
之靈不可一也二臣雖以老疾辭實由言違計沮不得其職而去  
陛下聽之亦以其不善將順非實有意優老也在二臣得去就之  
義在陛下有棄老成之嫌不可二也今民窮財殫府藏虛罄水旱  
盜賊星象草木之變迭見雜出萬一禍生不測國無老成誰與共  
事不可三也自古剛正者難容柔順者易合二臣旣去則柔順之  
人必進將一聽陛下所爲非國家之福不可四也書曰無遺壽考  
健等諳練有素非新進可侔今日去國天下後世將謂陛下喜  
新進而厭舊人不可五也

明臣奏議

卷之二

正德

三

三十一

自古奸臣欲擅主權必先盡其心志如趙高勸二世嚴刑肆志以極耳目之娛和士開說武成毋自勤約宜及少壯爲樂仇士良教其黨以奢靡導君勿使親近儒生知前代興亡之故其君惑之卒皆受禍陛下嗣位以來天下殷然望治乃未幾寵倖奄寺顛覆與型太監馬永成魏彬劉瑾傳與羅祥谷大用輩共爲蒙蔽日事宴遊上千天和災祲疊告廷臣屢諫未蒙省納若輩必謂官中行樂此正奸人欺君之故術也陛下廣殿細旃豈知小民窮簷鄙屋風雨之不庇錦衣王食豈知小民祁寒暑雨凍餒之弗堪馳騁真樂豈知小民疾首蹙額赴愬之無路昨日雷震郊壇彗出紫微夏秋亢旱江南米價騰貴京城盜賊橫行可恣情縱欲不一顧念乎閣部大臣受顧命之寄宜隨事匡救宏濟艱難言之不聽必伏闕死

明臣奏議

卷之二

正德

三

川日

諫以悟聖意願乃怠緩悅從異順退託自爲謀則善矣如先帝付委天下屬望何伏望側身修行亟屏永成輩以絕禍端委任大臣務學親政以遷至治

臣聞明主不惡切直之言以納忠烈士不憚死亡之誅以極諫此  
者人言紛紛謂車駕欲度居庸遠遊邊塞臣度陛下非漫遊蓋欲  
親征北寇也不知北寇猖獗但可遣將徂征豈宜親勞萬乘英宗  
不聽大臣言六師違駕遂成己巳之變且匹夫猶不自輕陛下奈  
何以宗廟社稷之身蹈不測之險今內無親王監國又無太子臨  
朝外之甘肅有土番之患江右有輦賊之擾淮南有漕運之艱巴  
蜀有採辦之困京畿諸郡夏麥少收秋潦爲沴而陛下不虞禍變  
欲縱轡長驅觀兵絕塞臣竊危之臣愚以爲乘輿不可出者有三  
人心搖動供億浩繁一也遠涉險阻兩宮懸念二也北寇方張難  
與之角三也臣職居言路奉詔巡關分當效死不敢愛身以負陛  
下况聞天子將有親征之事必先期下詔廷臣集議其行也六軍  
明臣奏議

卷之二

正德十二年

完

川三川

翼衛百官扈從而後有車馬之音羽旌之美今寂然一不聞輶云  
車駕卽日過關此必有假陛下名出邊勾賊者臣請捕其人明正  
典刑若陛下果欲出關必兩宮用寶臣乃敢開不然萬死不奉詔

直諫疏正德

給事 石天柱 岳池

今日外列皇店內張酒館寵信番僧從其鬼教招集邊卒襲其衣裝甚者結爲昆弟無復尊卑數離深宮馳驅郊外章疏置之高閣視朝月止再三視老成爲贅疣待義子以心腹時言不親慈闈罕至不思前星未耀儲位久虛旣不常御宮中又弗預選宗室何以消禍本計久長哉

明臣奏議

卷之二 正德

早

請出孕婦疏 正德

石天柱

臣等請出孕婦未蒙進止竊疑陛下之意將遂立為己子與秦以  
呂易嬴而嬴亡晉以牛易馬而馬滅彼二君者特出不知致墮如  
計謂陛下亦為之耶天位至尊神明之胄尚不易負荷而况么麼  
之子借使以陛下威力成於一時異日諸王宗室肯坐視祖宗基  
業與他人乎內外大臣肯俯首立於其朝乎望急遣出以清宮禁  
消天下疑

明臣奏議

卷之一 正德

聖

11811



出天行錄

宋與劫人平否恨大至首稱首立死其賊平業檢後計以商高楚  
不世動以對丁親代亂死一掛異日請王宗室肯坐視祖宗基  
業與他人乎內外大臣肯俯首立於其朝乎望急遣出以清宮禁  
消天下疑

臣竊自念生臣之身者臣之親也成臣之身者累朝之恩也感成身之恩欲報之於陛下者臣之心也因刺臣血以寫臣心明臣愚忠冀陛下憐察數年以來星變地震大水奇荒災異不可勝數而陛下不悟禍延太皇太后天之意欲陛下居衰絰中悔過自新以保大業也尙或不悟天意或幾乎息矣喪禮大事人子所當自盡陛下於太皇太后未能盡孝則羣臣於陛下必不能盡忠不忠將無所不至猝有變故人心瓦解矣夫大位者奸之窺也昔太康田於洛汭煬帝行幸江都皆以至敗可不鑒哉方今朝廷空城市空倉廩空邊鄙空天下皆知危亡之禍獨陛下不知耳治亂安危在此行止此臣所痛心爲陛下惜復昧死爲陛下言也

明臣奏議

卷之二

正德

聖

川日

臣聞人道理則陰陽和政事失則災沴作頃因京師久旱陛下特沛德音釋逋戍之囚弛株連之禁而齋禱經旬雨澤尙滯臣竊以爲天心仁愛未已也陛下視朝或至日昃狎侮羣小號呶達旦其何以承天心基大業乎文綱日密誅求峻急盜賊白晝殺人百姓流移載道元氣索然科道知之而不敢言內閣言之而不敢盡此壅蔽之大患也古者進退大臣必有體貌黜削之罪不上大夫邇來公卿去不以禮先朝忠盡如劉大夏者謫戍窮邊已及三載陛下置之不問非所以待耆舊敬大臣也本朝律例參酌古今足以懲奸而蔽罪近者法司承望風旨巧中善類傳曰賞僭則及淫人刑濫則及善人不幸而過甯僭無濫今之刑罰濫孰甚焉願陛下慎逸遊屏玩好放棄小人召還舊德與在廷臣工宵旰圖治并敕明巨奏議

卷之二 正德

壘

可上珥天變下收人心

法司慎守成律卽有律輕情重者亦必奏請裁決毋擅有輕重庶





救胡世甯疏 正德九年

御史 徐文華 嘉定 州

世甯上為聖朝下為宗室竭誠發憤言甯脫口而禍患隨之亦可  
哀也甯王威儀日以張隱患日以甚失今不戢容有紀極顧又置  
世甯重法杜天下之口奪忠鯁之氣弱朝廷之勢啟宗藩之心招  
意外之變皆自今日始矣

明臣奏議

卷之一 正德九年

吳

一一一〇

諫納馬姬疏 上 德

御史 徐文華 嘉寧 州

中人之家不取再醮之婦陛下萬乘至尊乃有此舉返之於心則不安宣之於口則不順傳之天下後世則可醜誰為陛下進此者罪可族也萬一防閑濶略不幸有李園呂不韋之徒乘間投隙豈細故哉今昂兄弟子姪出入禁闈陛下降紉等威與之亂服雜坐或同臥起壞祖宗法莫此為甚馬姬專寵於內昂等弄權於外禍機竊發有不可勝言者乞早誅以絕禍源

明臣奏議

卷之一 正德

聖

一月十一

臣等伏以

臣等伏以

臣等伏以

臣等伏以

臣等伏以

臣等伏以

天下之治賴紀綱紀綱之立係君身而已私恩不偏於近習政柄不移於左右則紀綱立而宰輔得行其志六卿得專其職今者內閣執奏方堅而或撓於傳奉六卿擬議已定而或阻於內批此紀綱所由廢也惟陛下抑私恩端政本用舍不以讒移刑賞不以私拒則體統正而朝廷尊矣祖宗故事正朝之外日奏事左順門又不時召對便殿今每月御朝不過三五日每朝進奏不踰一二事其養德之功求治之實宰輔不得而知也聞見之非嗜好之過宰輔不得而知也天下之大四海之遠生民愁苦之狀盜賊縱橫之由豈能一一上達伏願陛下悉遵舊典凡遇宴閒少賜召問勿以遇災而擇災過而弛然後可以言天心係天命

明臣奏議

卷之二

正德九年

吳

川月十二

論治盜疏 正德九年

江西 胡世甯 仁和 副使

江西之盜勦撫二說相持臣愚以爲無難決也已撫者不誅再叛者無赦初起者亟勦如是而已顧江西患非盜賊宜府威日張不逞之徒羣聚而導以非法上下諸司承奉太過數假火災奪民廩地採辦擾傍郡蹂藉徧窮鄉臣恐良民不安皆起爲盜臣下畏禍多懷二心禮樂刑政漸不自朝廷出矣請於都御史俞諫任漢中專委一人或別選公忠大臣鎮撫勅王止治其國毋撓有司以靖亂源銷意外變

明臣奏議

卷之二 正德九年

第

臣惟天下親民者郡縣守令也總督郡縣者藩臬二司也巡察三司守令者巡按御史也數者設官皆以爲民也祖宗舊制惟巡按一年交代回奏至今不改其餘藩臬守令則皆久任而責其成功宏治以前皆然也今則遷徙不常矣是故春爲知府或僉事於南秋陞副使或參議於北來春則又陞參政或副使於東南矣甚者初陞右布政使憚遠不行在家稍候三二月卽改左而三遷矣到任未及三二月卽望轉京堂矣由是一歲之間往來道路如織日月過半其能在任幾何至於進士爲知縣者亦惟持守三年有薦則取事在承上而不在恤下也故今藩臬守令皆過客也其視地方凋弊若見驛舍之損漏誰爲之修也視生民之饑也若見驛馬疲瘠誰爲之恤也舊時責之以興水利勸耕桑者不屑爲也責之以積穀備荒者不屑爲也至凡覈戶口均賦役除盜賊抑豪強等事皆不屑爲也乃惟巡按批問詞狀或委勘事情則稟其意而亟爲之虛實輕重惟視彼所欲聞而報上耳誣枉故不恤也往時巡按秉權太重行事太過先朝考定憲綱一書以爲矜式其與三司知府等官相見各有定禮也其職任事務各有定例也今則藩臬守令皆不得專其職而事皆稟命於巡按矣甚而巡撫固位者亦不敢專行一事而承望風旨於巡按矣相見之際知府以下長跪不起布政以下列位隨行甚者答應之際皆俯首至膝名曰拱手而實屈伏如拜跪矣至於審刑議事考覈官吏之際與奪輕重皆惟巡按出言而藩臬唯唯承命不得稍有商確矣一有剛正不阿可否其間或專行一事者豈惟巡按惡之眾皆疾之或陰註以數字之考語或明摘一事之過失而劾退之矣由是布政以下皆以

明臣奏議

卷之二 正德十二年

五

作揖爲名日候於御史之門而無暇各行其政甚者公文往來皆必親遞而布政使方岳之重按察司外臺之長乃躬任鋪司鋪兵之役而不恥矣彼爲布政者則曰我姑卑異數月則有京堂之陞矣旣爲都御史巡撫則又曰我姑謙遜數年則有部堂之擢矣不然則劫隨之能得此乎由是內外大小官員皆以持循保位爲賢而慷慨任事者爲不謹忠正之人囚是而黜者多矣孰肯體國憂民爲之興利備患耶此今日致民饑困所由也今使大臣有如富弼之賢者陛下委金萬鎰使之馳往地方振救欲發倉廩則倉廩皆空也欲買糧食則米穀絕無也欲勸大戶則大戶自不給也欲知饑民實數則守令素不之究也欲委官則無實心行事者而或差占於巡按則不敢承命也一人耳目有限將如之何哉不過公文行下而造冊報上曰賑過若干而已其生其死誠不能知也此

明臣奏議

卷之二

正德十二年

五

8013

今日之饑荒實不能救而後日之饑荒所當急備也聖旨所憂盜賊竊發豪傑或乘隙而起者此正可憂之時也臣惟曰回土風變治體而皆復祖宗之舊此今日救民之急務也然此事大臣不敢獨任也惟聖明主張於上而已向者臣僚昔皆陞速今緩其陞則怨怨則謗御史先旣權重今抑其權則怨怨則劾劾與謗皆大臣之所深畏也今日職位退亦可矣而歿後議及贈諡則又以有無彈劾爲應否由是浮沉保名者恆得志體國任怨莫之敢矣臣故謂保民今日急務在聖主張之而已伏候聖

聞有獻密計者託言京軍不習戰陣欲調宣府邊軍三千入衛京師而以京軍充數成邊每歲春秋番換如班操例臣惟京邊官軍各有分地必有急事乃可互相應援今無事而動一不便也京軍備邊不習戰陣難保必勝恐損國威二不便也邊軍入京駭人耳目傳聞各處未免驚疑三不便也京軍出外倚恃強勢占住房屋索要錢物需索酒食強買貨物姦污婦女將官護短而不肯禁邊方受害而不敢言四不便也邊軍在內狎恩恃愛傲視軍民蔑視官府小則怠玩大則違治治之則不能堪縱之則不可制五不便也遠違鄉井拋棄骨肉或風氣寒暖之不相宜或盤費供給之不相續六不便也糧草之外必用行糧布花之外必須賞賚非緊急不得已之時爲糜費無紀極之計七不便也往來交替無有止息

明臣奏議

卷之二

正德

五

倉卒之際或變起於道途厭倦之餘或患生於肘腋八不便也示京營之空虛見國中之單弱九不便也西北諸邊見報聲息層齒之地正須策應脫有疎失咎將誰歸十不便也凡此一事不便者有此數端今五府六部科道皆以爲不便臣等若阿諛委順臣等獨當誤國之罪萬死不能以寒責矣

請補救前政疏 正德十二年

刑科給 齊之鸞 桐城  
事中

祖宗法制悉紛更於羣小補救之道在先定聖志次廣言路先朝  
元凶雖去根據盤互連蔓滋多猶恐巧相營結或邀定策之賞或  
假迎扈之勞以取憐固寵天下事豈堪若輩更壞言者久過於權  
奸欲吐忠鯁懣憤之氣必有不顧忌諱至於逆耳者在嘉納而優  
容之若稍或抑裁則小人又乘之以讐忠直言路一塞不可復開  
大為新政累矣陛下誠奉適年亂政盡返其初中興之烈可以立  
觀

明臣奏議

卷之二

正德十二年

聖

陛下臨御以來祖宗之綱紀法度一壞於逆瑾再壞於佞倖又再壞於邊帥益蕩然無餘矣天下知有權臣不知有天子亂不已成禍變將起試舉當今最急者陳之一崇正學臣聞聖人主靜君子慎動陛下盤游無度流連忘返動亦過矣臣願陛下高拱九重凝神定慮屏紛華斥異端遠佞人延故老訪忠良可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而聖學維新聖政自舉二通言路言路者國家之命脈也古者明王導人以言用其言而顯其身今則不然臣僚言及時政者左右匿以不聞或事關權臣則留中不出而中復以他事使其不以言獲罪而以他事獲罪由是雖有安民長策謀國至計無因自達雖必亂之事不軌之臣陛下亦何由知臣願廣開言路勿罪其出位勿責其沽名將忠言日進聰明日廣亂臣賊子亦有所畏

明臣奏議

卷之二 正德十四年

言

一〇八

而不敢肆矣三正名號陛下無故降稱大將軍太師鎮國公遠近傳聞莫不驚嘆如此則誰爲天子者天下不以天子事陛下而以將軍事陛下天下皆爲將軍之臣矣今不削去諸名號昭上下之分則體統不正朝廷不尊古之天子亦有號稱獨夫求爲匹夫而不得者竊惟陛下懼焉四戒遊幸陛下始時遊戲不出大庭馳逐止於南內論者猶謂不可旣而幸宣府矣幸大同矣幸太原榆林矣所至費財動眾郡縣騷然至使民間夫婦不相保陛下爲民父母何忍使至此極也近復有南巡之命南方之民爭先挈妻子避去流離奔踣怨讟煩興今江淮大饑父子兄弟相食天時人事如此陛下又重蹙之幾何不流爲盜賊也奸雄窺伺待時而發變生在內則欲歸無路變生在外則望救無及陛下斯時悔之晚矣彼居位大臣朋事中官親暱羣小夫豈有毫髮愛陛下之心哉皆欲

陛下遠出而後得以擅權自恣乘機爲利也其不然則亦袖手旁觀如秦越人不相休戚也陛下宜翻然悔悟下哀痛罪己之詔罷南巡撤宣府離宮示不復出發內帑以振江淮散邊軍以歸卒伍雪已往之謬舉收既失之人心如是則尙可爲也五去小人自古未有小人用事不亡國喪身者也今之小人簸弄威權貪溺富貴者實繁有徒至於首開邊事以兵爲戲使陛下勞天下之力竭四海之財傷百姓之心者則江彬爲之也彬行伍庸流克狠傲誕無人臣禮臣但覓其有可誅之罪不聞其有可賞之功今乃賜以國姓封以伯爵託以心腹付以京營重寄使其外持兵柄內著逆謀以成騎虎之勢此必亂之道也天下切齒怒罵皆欲食彬之肉陛下亦何惜一彬不以謝天下哉六建儲貳陛下春秋漸高前星未耀祖宗社稷之託搖搖無所寄方且遠事觀遊屢犯不測收養義

明臣奏議

卷之二

正德十四年

五

川文

子布滿左右獨不能豫建親賢以承大業臣以爲陛下殆倒置也伏望上告宗廟請命太后旁諷大臣擇宗室親賢者一人養於宮中以繫四海之望他日誕生皇子仍俾出藩實宗社無疆之福也

10111

